

滿清入
關前與

高麗外交史料

全

(國學文庫第六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重印



±327.9

3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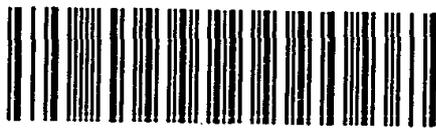
滿清入
關前與

高麗外交史料

全

(國學文庫第六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重印



3 0662 4443 9

據國立北平歷史博物館所藏鈔本重印

(定價國幣八角)

滿清入關前與高麗交涉史料目錄

崇德元年五月初九日朝鮮國王來書……………一

崇德二年正月初二日與朝鮮國王詔諭……………三

 初三日朝鮮國王來書……………六

 十三日朝鮮國王來書……………八

 十七日與朝鮮國詔諭……………二

 十九日朝鮮國來書……………四

 同日與朝鮮國王詔諭……………五

 二十一日朝鮮國王來書……………七

 二十四日朝鮮國王來書……………〇

 二十七日朝鮮國王來書……………三

 二十八日與朝鮮國王詔諭……………四

 二十九日朝鮮國王來書……………六

滿清入關前與高麗交涉史料目錄

崇德三年七月初三日朝鮮國王來書……………三九

 初十日與朝鮮國王勅諭……………四四

 正月初八日與朝鮮國王勅諭……………四七

 八月十七日與朝鮮國王咨文……………四七

 九月二十六日與朝鮮國王咨文……………四九

 十月初八日朝鮮國王咨文……………四九

 十二月初一日朝鮮國王咨文……………五九

 二月初二日朝鮮國王來書……………二七

 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謝恩表……………元

 二十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三〇

 六月二十日朝鮮國王奏文……………三一

 二十日票禮部旨意……………三三

 十一月初七日朝鮮國王奏文……………三四

 十七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三六

崇德四年正月十八日與朝鮮國王咨文……………五四

同 日朝鮮國王奏文……………五二

二月初六日朝鮮國王咨文……………五五

初七日與朝鮮國王咨文……………六一

十三日與朝鮮國王咨文……………六一

四月二十日朝鮮國王咨文……………六二

五月初二日朝鮮國王咨文……………六三

同 日朝鮮國王咨文……………六五

十二日朝鮮國王咨文……………六六

同 日朝鮮國王咨文……………六九

十三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七〇

十七日與朝鮮國王咨文……………七二

同 日朝鮮國王咨文……………七二

二十六日朝鮮國王咨文……………七三

二十八日朝鮮國王咨文……………七七

同 日朝鮮國王咨文……………七六

二十九日與朝鮮國王咨文……………七九

八月二十四日與朝鮮國王咨文……………八〇

九月二十八日朝鮮國節度使呈文……………八一

同 日朝鮮國王咨文……………八三

十月初六日與朝鮮國王勅諭……………八五

十一月二十二日朝鮮國王咨文……………八六

十二月三十日朝鮮國王咨文……………八七

崇德五年正月初十日朝鮮國議政府公文……………八九

十二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九二

三十日朝鮮國王奏文……………九二

閏正月初二日與朝鮮國王咨文……………九六

二月十三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九七

三月二十七日朝鮮國王奏文……………	二六
十八日與朝鮮國王勅諭……………	二〇六
十九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〇七
同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〇八
四月初四日朝鮮國林慶業呈文……………	二〇九
十九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一〇
五月初五日朝鮮國奏文……………	二一一
六月十四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一四
同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一五
同日與朝鮮國王咨文……………	二一七
同日與朝鮮國林等勅諭……………	二一七
七月二十六日朝鮮國王奏文……………	二一九
八月二十八日朝鮮國王狀啓……………	二二三
九月二十五日朝鮮國王奏文……………	二二三

十月十四日與朝鮮國王勅諭……………	二二七
二十一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二八
二十五日朝鮮國王謝恩表……………	二三三
崇德六年正月初一日朝鮮國謝恩表……………	二三三
同日朝鮮國王奏文……………	二三四
同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三五
二十一日朝鮮國王奏文……………	二三六
五月三十日朝鮮國王進獻文……………	二四二
六月二十五日朝鮮國王咨文……………	二四五
八月十一日朝鮮國王奏文……………	二四七
十二日與朝鮮國王咨文……………	二五〇
同日與朝鮮國王勅諭……………	二五一

此崇德元年五月至六年八月與朝鮮往來文書八十通，屬國立北平歷史博物館所藏；前年館出叢刊；錄載其一部，惜叢刊出至第三期而止，未得窺其全。今承主事者慨允校印，列爲國學文庫第六編，實拜厚賜，固不僅編者感謝已。原錄間有錯簡，今於能正者正之；又朝鮮人用字，偶有非吾曹所熟習，筆畫亦時有出入；今者意在供史料之傳布，與影印墨蹟版本者不同，略加改正，以便排印。考覈原本，則館藏具在；讀者諒之，幸甚幸甚。 編者識

滿清入關前與高麗交涉史料

小引

民國十年本館整理清內閣大庫檔案得抄本清太宗朝與高麗往來詔諭書表一冊自崇德元年五月起至崇德六年八月止計詔諭十五通書表二十二通戶部往來咨文二十二通禮部往來咨文五通兵部往來咨文十四通都凡七十八通足補明史及清實錄所不及爰爲刊布以存掌故書長今尺一尺一寸弱闊今尺八寸七分高麗紙精鈔共五十頁十五年九月記崇德元年五月初九日朝鮮國王來書一封來時恩國太密入廂內

不令人知至六月初二日復問張八阿哥伊與常耐取書看過說
只記日子書不記罷此書是張八阿哥從通遠堡接來的答前與
羅德憲李廓等賚去的長語的回書

朝鮮國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等奉白于金國通遠堡守將俺等
奉使費國猝見意外之逼不能自斷頭領備受困橫此古今所未有也
今幸歸到我境當伏國法有死而已復何言哉且俺等之出來也龍馬
兩將傳授國書封緘甚固俺等心念其書若失體式則自前必請改定
故欲據例開見則兩將等堅執不從遽將其書載馬而併我等驅出於
十里河堡然後俺等始得開見其書書面號稱及書末印文既與前書
體式有異書內又稱我國曰爾國又其叱責之辭無復兄弟相敬之道

而視如奴隸我國臣子豈可忍見俺等若因持其書達於我國則是俺等自辱我君父也雖萬萬磔死不足以當此罪故俺等行到貴堡乃以其書置之於白紙百卷之內疊以青黍皮二十張一笥藏封並將米石魚物作爲一馱辭以馬病留置貴館此館人之所共知也卽望貴堡開其笥而取其書傳達汗前則貴國當明我等不自辱我國也貴國旣以非禮之書劫勒以送故俺等亦以異常之規委置而歸惟貴將諒之

此書原未發不附簿後於崇德三年六月初五日從國王來書架內查出記此以便日後稽查

崇德二年正月初二日與朝鮮國王詔諭一道交英俄兒代馬付達七青古付來使賚去

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

起兵邀擊後又協助明朝荼毒我國然我猶念鄰好竟不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獻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恃強凌弱無故而興師者乎邇來何故及諭爾邊臣有不得已權許羈縻今以正義斷決卿其曉諭列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征爾何不令智謀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既不恃強大毫不相犯爾以弱小之國反擾我邊境採參圍獵者何故朕有逃民爾輒納而獻之明朝及明朝孔耿二將來歸朕兵至彼應接爾兵放鎗礮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起於爾國也朕之弟姪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通書之例丁卯年來征之時爾遁島中崙使求成往來致書者非諸王其誰耶朕之弟姪何不

如爾又外蕃諸王致書於爾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
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絕今何一旦自高如是也其不納來書者
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矣爾朝鮮與遼金元三朝年年奉貢世世稱臣
自古以來會有不北面事人而得任其自便者乎朕旣以弟待爾國爾
愈作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炭拋城郭棄宮殿致令妻子分離不
能相顧僅以一身遁入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湔丁卯之辱壞
目前安樂自招其禍以致遺笑於後世似此之辱又將何以湔之乎旣
欲湔丁卯之辱爲何縮頭不出甘效婦人之處閨闈也爾雖潛身此城
意欲偷生朕豈肯縱爾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臣勸進朕以帝號
爾聞之乃云是豈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何故夫帝號之定否不在爾也

天祐之則匹夫可爲天子天禍之則天子卽爲獨夫乃爾之出此言也亦甚肆妄矣且背盟修築城垣待使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計擒繫者何故父事明朝圖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大者耳其餘小嫌更難枚舉矣今朕提大兵而來以勦爾之八道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爾乎豈有子急倒懸而父不之救者不然是自陷其民於水火之中耳億兆之衆寧不飲恨於爾哉爾若有詞不妨明告

初三日朝鮮國王來書

朝鮮國王謹上書於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棲身孤城危迫朝夕思欲專使奉書導達衷悃而兵戈阻絕無路自通昨聞皇帝臨暨僻陋疑信相半喜恐交至茲蒙大國不忘舊盟明賜誨

責俾自知罪此正小邦心事得伸之秋也何幸何幸小邦自從丁卯結好以來十餘年閒情好之篤禮節之恭不但大國所知實是皇天所鑑而唯是昏謬之甚事多不察如邊民採參及孔耿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免積成疑阻而蒙大國輒加寬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矣至於上年春閒之事小邦誠有不得辭其罪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隘膠守名義終至使臣發怒徑去而跟行之人皆以大兵將至恐之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飭邊臣而詞臣撰文語多乖刺不覺觸犯大國之怒其敢曰事出羣臣而非我所知乎至如擒繫使臣之語實我所無之事豈料以大國明恕猶不能無疑於此也皇明是我父子之國而前後大國兵馬之入關也小邦未嘗以一鏃相向無非以兄弟盟好爲重也謀害之

言奚爲而至哉然此亦出於小邦誠信未孚見疑大國而然也尙誰尤哉且馬將自言以好意而來故小邦信之不疑豈料終至於此乎夫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此大國所以體天心而容萬物者也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約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令小邦改圖自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若大國不肯加恕必欲窮其兵力小邦理窮勢極以死自期而已敢陳肝膈恭候指教

十三日朝鮮國王來書

朝鮮國王謹上書於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屬者小邦宰臣奉書軍門有所稟請迴稱皇帝將有後命小邦君臣延頸企踵日俟德音今已浹旬迄無臆白勢窮情迫未免再鳴惟皇帝垂察焉小邦前蒙大國之惠

猥托兄弟昭告天地雖疆域有分而情意無閒自以爲子孫萬世無疆之福豈料盤血未乾疑釁中結坐蹈危迫之禍重爲天下所笑哉然求厥由皆緣天性柔弱被誤羣臣昏迷不察致有今日自責而已更有何說但念兄之於弟見有罪過怒而責之固其宜也然若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爲上天之所怪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以弱服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國相較者哉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難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過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樹恩厚而感人心深也恩之加人非一途苟有能活其生靈之命救其宗社之危者則發兵而救難與回兵以圖存

其事雖殊其恩則一也上年小邦處事昏謬蒙大國勤教屢矣而猶不自悞以致大國之兵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亦甚矣誠於此時蒙大國翻然捨過許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長奉大國則小邦君臣將銘鏤感戴至於子孫永世不忘而天下聞之亦無不服大國之威信是大國一舉而結大恩於東土施廣譽於四國也不然而惟快一朝之忿務窮兵力傷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絕諸國之望其在大國恐亦未爲長算以皇帝之高明何不慮及於此乎秋殺而春生天地之道也矜弱而恤亡霸王之業也今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而新建大號首揭寬溫仁聖四字蓋將以體天地之道而恢霸王之業則如小邦之願改前愆自託洪庇者宜若不在棄絕之中茲敢不避尊嚴更布區區以請

命於下執事

十七日與朝鮮國王詔諭一道付英俄兒代馬付達送去

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豈不爲上天之所怪乎朕以丁卯盟誓爲重曾以爾國敗盟之事屢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靈之塗炭先背盟好與爾邊臣之書爲朕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實知爾國有構兵之意朕輒對爾春秋二信使及衆商人云爾國如此無狀今將往征可歸語爾主以下至於庶人蓋明諭而遣之非之詭譎興師者也且備書爾敗盟啓釁之事告之於天然後舉兵朕若似爾負盟自畏天譴也爾實背盟故降之災殃爾何反似漠不相關之人猶以天之一字強相附會哉又云小邦僻在

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曩者己未之歲無故侵我朕以爲爾國必諳
兵事今又啓釁爾兵必更精練矣孰意猶以爲未習耶然爾固好兵者
倘志猶未已今而後更加操練可也又云壬辰之難朝夕且亡神宗皇
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天下大矣天下之國亦多矣救
爾難者止明朝一國耳天下諸國之兵豈盡至耶明朝與爾國誕妄無
忌終不能已今旣困守山城命在朝夕猶不知恥出此空言何益哉又
云惟快一朝之忿務窮兵力傷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絕諸國之望
其在大國恐亦未爲長算以皇帝之高明何慮不及此然爾欲壞兄弟
之好謀動干戈練兵繕城修路造車預備軍器惟俟朕西征之日乘閒
竊發欲荼毒我國耳豈有施惠於我國者哉凡若此者爾自以謂不絕

衆望也自以謂高明也自以謂長算也朕亦以謂誠哉其爲長算也又云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而新建大號首揭寬溫仁聖四字蓋將以體天地之道而恢霸王之業朕之內外諸王大臣固以此尊號上我矣然朕非不恢霸王之業無故興兵圖滅爾國圖害爾民也興兵之故正欲伸理曲直耳且天地之道福善禍淫至公無私朕體天地之道傾心歸命者優養之望風請降者安全之逆命者奉天討之黨惡撻鋒者誅之頑民不順者俘之務令倔強者知警狡詐者詞窮今爾與朕爲敵我故興兵至此若爾國盡入版圖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且爾所言與所行甚不相同內外前後往來文移爲我兵所得者往往呼我兵爲奴賊此蓋爾之君臣素號我兵爲賊故啓口之間不覺

至此也但聞潛身竊取之謂賊我果爲賊爾何不擒捕之而置之不問耶爾之以口舌詈人諺所云羊質虎皮者誠爾之謂也我國俗有云凡人行貴敏而言貴遜故我國每以行之不逮言之不忤爲戒孰若爾國欺罔狡詐奸僞虛誑沁入日深恬不知愧如此其妄談無忌憚者哉今爾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戰兩兵相接上天自有處分矣

十九日朝鮮國王來書

朝鮮國王謹上書於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伏奉明旨勸賜申諭其所以責之切者乃所以爲教之至秋霜凜冽之中帶得春生之意捧讀惶感措身無地伏惟大國威德遠加諸藩合辭天人所歸景命方新而小

邦以十年兄弟之國顧反獲戾於興運之初反求諸心有噬臍靡及之
悔今之所願只在改心易慮一洗舊習舉國承命得比諸藩而已誠蒙
曲察危懼許以自新則文書禮節自有應行儀式講而行之其在今日
至於出城之命實出仁覆之意然念重圍未解帝怒方盛在此亦死出
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旋分死自決情亦戚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蓋
以禮有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上所陳則是辭窮
也是知警也是傾心歸命也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爲心則小邦豈不當
獲預於全活優養之中伏惟帝德如天必垂矜恕敢吐實情恭候恩旨
十九日與朝鮮國王詔諭一道交英俄兒代馬付達送去

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爾達天背盟故朕赫斯怒統兵

來征志在不赦今爾困守孤城見朕手詔切責方知悔罪屢屢上書求免朕開宏度許爾自新者非力不能攻取不能環圍招之使來也此城攻固可得不然因爾藟糧食兵秣馬令爾自窮困亦可得似此叢爾小城既不能取將何以下幽燕哉命爾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二則樹恩於爾復以主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計誘爾則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爲南朝標榜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絕來歸之路矣斯固無智愚之所共識者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藟糧罄盡生靈塗炭災苦日增誠不容時刻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初意欲盡戮之而後已今爾果能出城歸命可先縛送首謀二三臣朕當梟示以儆後人誤朕西征之大

計陷爾生靈於水火者非此人而誰歟若不預送首謀於爾既歸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爲也爾若不出縱諄諄祈請朕不聽矣特諭

二十一日朝鮮國王來書未收原書發回此係錄稿

朝鮮國王臣李侗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獲罪于天坐困孤城自分朝夕就亡細思從前罪戾無以自贖雖迫於私情屢上書疏以求自新而實不敢取必於赫怒之天茲奉恩旨盡釋前愆弛秋霜之嚴威布陽春之惠澤將使東方數千里生靈得脫於水火之中豈但延得一城性命而已君臣父子感激流涕不知所報前承出城之命實多疑畏之端而適當天怒未收之日不敢盡陳所懷今蒙開示悃幅引諭丁寧眞古人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臣自承事大國以來十

有餘年心腹陛下信義久矣尋常言行無不相符況於絲綸之命信如四時者乎臣不復以此爲慮也抑臣有悶迫之私請爲陛下布之東方風俗迫隘禮節細苛見其君上動止稍異常度者則駭目相視以爲怪事若不因俗爲治終無以立國自丁卯以後朝臣聞果多異同之論而務爲鎮定不敢遽爲呵責者蓋慮此也至於今日滿城百官士庶目見事勢危迫歸命之議同然一辭而獨於出城一款皆以爲自麗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以死自必不欲其出若大國督之不已則他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今城中之人皆知朝夕且死而所言尙如此況其他者乎自古亡國之禍不專在於敵兵雖使蒙陛下恩德復得主國而以今日人情觀之必不肯戴以爲君此臣之所爲大懼也陛下之所以許令

歸命者蓋欲以保全小邦宗社而因此一事不爲國人所容終至於滅
亡則必非陛下憐恤之本心也且陛下以雷霆之師深入千里之境未
及兩月臣其國而撫其民此天下之奇功而前代之所未有也豈必待
臣出城而後方可謂之克此城乎無損於陛下之威武而有關於小邦
之存亡者在此一著矣況大國於此城不攻也非不克也且攻城所以
討有罪也今旣臣服何用城爲伏惟陛下睿智出天明照萬物其於小
邦之真情實狀必有以洞燭無餘矣斥和諸臣事小邦例有臺諫諸官
職主論諍向日所爲誠極謬妄使小邦生靈塗炭至此者無非此輩之
罪故上年秋閒已摘其浮論誤事者并加斥黜矣今承皇命曷敢違越
但念此輩本情不過見識褊暗不知天命所在意欲膠守故常而然也

今陛下方以君臣大義風勸一世則若此輩者似宜在矜恕中矣伏惟陛下大度如天旣赦國君之罪則此等蟣虱小臣直付之小邦政刑之中益見寬大之德故並陳愚見以俟陛下裁處臣旣蒙陛下霽威布信不覺誠心親附畢其所懷縷縷至此煩瀆之誅誠無所逃謹昧死以聞

二十四日朝鮮國王李倬來書原書二十五日早發回錄此便查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罄竭衷悃冒陳一書誠意淺薄未蒙領可慚惶悸恐若無所容仍念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宗社之計不容於但已雖蒙嚴譴有不可避伏惟陛下垂察焉小邦以海外弱國與中土絕遠惟強且大者是臣是服麗朝之於遼金元是也今陛下受天眷佑丕開鴻運而小邦壤地相接服事已久固

宜首先歸順爲諸國倡而所遲回至今者世事明朝名分素定其不欲遽變臣節亦出於情之當然而惟是昏謬無狀事多妄作自上年春後大國之所以待小邦者情意靡替而小邦之所以獲過大國者種種不一大兵之加實所自取君臣上下惴惴度日只待死亡不圖聖德如天俯賜矜憫思所以保全宗社本月十七日皇旨有曰若爾國盡入版圖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二十日皇旨有曰朕開宏度許以自新恩言一布萬物皆春眞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東方之人子子孫孫皆將誦陛下之功德況於臣之躬被再造之賜者乎今所以稱臣奉表願爲藩邦世事大國者亦出於天理人情之不容己此臣所謂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者也臣旣委躬陛下則其於陛下之命固當奔走

承奉之不暇而至於未敢出城之由則臣之情勢誠有如前所陳只此一款臣有死而已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陛下即臣之天也豈有不曲賜採量者乎且陛下既以貸罪許臣臣既以臣禮事陛下則出城與否特其小節耳寧有許其大者而不許其小者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兵退舍之日親拜恩勅於城中而設壇望拜以送乘輿即差大臣充謝恩使以表小邦誠心感悅之情自茲以往事大之禮悉照常式永世不絕臣方以誠信事陛下陛下亦以禮義待小邦君臣之間各盡其道貽福於生靈見稱於後世則今日小邦之被兵實爲子孫無疆之休慶矣斥和諸臣事前書亦已略陳大抵此輩敢爲謬妄之言壞誤兩國大計此非但陛下之所惡實小邦君臣之所共憤也鈇鉞之誅有何一分顧

籍但上年春初首倡臺諫洪翼漢當大兵到境時斥拜平壤庶尹令渠自當兵鋒若不爲兵前俘獲則必在本土班師之路不難綁致其他被斥在外者道路不通未易尋其去處此則理勢然也以陛下之大度仁恕想能包容而闊略之必欲窮究請於師還之後查得其人以待處分謹昧死以聞

二十七日朝鮮國王李倧來書

朝鮮國王臣李倧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於本月二十日欽奉聖旨節該今爾困守孤城見朕手諭切責方知悔罪朕開宏度許以自新命爾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復以主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

愆以爲南朝標榜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絕
來歸之路矣臣自承聖旨仰感天地容覆之大德歸附之心益切於中
而循省臣身罪積丘山非不知陛下恩信明著絲綸之降皇天是臨而
猶懷惶怖累日徘徊坐積逋慢之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趨
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將以三百年宗社數千
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爲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劍自裁之
爲愈伏願聖慈俯鑒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歸命之路謹昧死以
聞

二十八日與朝鮮國王詔諭一道內每年進貢數目一張交英俄兒
代馬付達送去

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來奏具述二十日之詔旨且憂計宗社生靈有明降詔旨開安心歸命之請者疑朕食言耶然朕素推誠不特前言必踐併嘉與以後日之維新今盡釋前罪詳定規例以爲君臣世守之信義也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委身歸命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則將明朝所與之誥命册印獻納請罪絕其交往去其年號一應文移奉我正朔爾以長子及再一子爲質諸大臣以子無子者以弟爲質萬一爾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若征明朝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剋期會處不得有悞朕今回兵攻取椴島爾可發船五十隻水兵鎗礮弓箭俱宜自備大兵將回宜獻犒軍之禮其聖旦正旦冬至中宮千秋太子千秋及有慶弔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以

來其所進表箋程式及朕降詔勅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或爾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朝舊例軍中俘繫自過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聽從本主之便蓋我兵以死戰俘獲之人爾後毋得以不忍縛送爲詞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不許繕築爾國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刷送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其東邊兀良哈避居於彼者不得復與貿易若見之便當執送爾以旣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失之妻孥爾當念國家之再造異日子子孫孫毋違信義邦家永奠矣朕以爾國狡詐反覆故茲詔示

二十九日朝鮮國王李倬來書

朝鮮國王臣李侗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小邦曾有一種浮議頗能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中尤甚者若干人並爲斥黜而首倡臺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平壤庶尹督令卽日前進或爲兵前所獲或從閒道赴任俱未得知之今在此城中者雖或有雷同和附之罪比前被斥者則輕重相懸然伏見前日詔旨實出恩愛小邦之至意臣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未察本國事疑臣有所容隱臣之誠心向順之意將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送詣軍前以俟處分謹昧死以聞

又一紙帖另開二人名

前弘文館校理尹集 前弘文館修撰吳達濟

二月初二日朝鮮國王李侗來書是他親在路傍跪上的

朝鮮國王臣李倞謹奏於寬溫仁聖皇帝陛下伏以以罪而進以恩而退天地生成不啻過之肅瞻耿光霑沃至渥懺悔宿愆悅服新命欲報之德河海猶淺淪浹之餘頂踵是期貢誠輸忱實出由中享上之儀膚髮何惜而積弱以來民散財竭所在懸罄公私赤立而詔諭土貢或非地產雖係地產力有所不逮竊念千一之會首蒙曠典名分已定恩義俱隆上撫下效宜盡其道日月之明旁燭無疆其於小邦羸瘁之形顛躋之狀莫遁於臨照之下必須量力稟定永爲品式毋負奉上之禮以盡事大之誠矜愚憐孱旣許自新愍窮恤瘠宜垂大德伏願聖慈察小邦危迫之私恢大朝薄來之度一以紓將絕之民命一以囿同仁之洪化不勝幸甚謹具奏聞

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侖差議政府左議政李聖求懷恩君李德仁來謝恩表

朝鮮國王臣李侖言欽蒙皇恩矜憫小邦快釋前愆六師言旋再造疆場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表稱謝者臣侖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伏以丘山釁重自干九伐之威天地仁深獲荷再造之澤驚魂纔定感涕隨零伏念臣猥以薄材守此偏壤慕大邦之高義雖幸托於旃幪襲先祖之故常未敢輕於去就終至玉帛之後至遂煩銳鉞之遙臨孤城見朝暮之危闔境陷塗炭之厄孽由已作唯埃殞滅之期愛欲其生特恢綏懷之略既霑雷雨之渥復覩龍鳳之章風揮日舒所謂有征無戰海涵川納方知兩國一家枯木回春寒灰噓煖茲蓋伏遇寬溫仁聖皇

帝陛下神武不殺聖度能容膺景命而居尊寶祚肇啓馭羣英以闢遠
荒服咸賓爰俾傾覆之蹤亦被陶坯之德臣敢不銘肝省咎洗心圖新
星環北辰仰辰儀而恒惕土全東社修職貢而罔渝臣無任望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崇德二年四月十九日貢單及皇太子簽不寫

二十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一道付陪臣林慶業領賚林慶業不敢賚
去留與李聖求賚去李聖求於六月初六日方行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倧島孽蕩平朕絕門庭之寇海氛掃靖爾無心
腹之憂雖藉諸臣之宣力實賴藩國之抒誠助予兵船用張撻伐急公
誼切忠順可嘉宜須恩錫以勵有邦爾之將士人等已經一體賞賚其
鮮民之投寓各島者亦盡付安州陪臣柳琳訖茲特賜王銀幣馬匹就

令陪臣林慶業齎回至可祇領尙宜時嚴烽瞭勿俾餘孽之復倡益著
忠貞作我東藩而永固欽哉故諭

六月二十日朝鮮國王來奏本一封

朝鮮國王臣李侗謹奏爲贖還俘口事本年四月十九日謹將欽依前
旨委遣別差贖還俘口等情稟知該部冀蒙轉奏事業已順付謝恩陪
臣議政府左議政李聖求等前赴京師去後隨即委差陪臣專付贖還
之任一面告諭京外士民凡失其父母兄弟妻子願爲贖還者各備價
值跟隨使臣前往又恐被擄人中或有元無族屬無路自還者則羈孤
無告之狀尤可矜惻著令戶曹艱備一千餘兩齎持入去庶幾小邦殘
民得蒙皇上曠德之德而大兵之餘民皆蕩析失業其能備價前往者

不能萬分之一而所備價本亦未必稱足許賣人之意望此外皆赤身枵腹無路辦價但見逐日盈庭泣訴願以國力充補贖出者皆是而臣方蕩覆無儲官給銀兩亦已些略將無以稱皇上許贖之大恩臣誠悶然竊惟皇上廓恢大度丕布至仁既已全活臣之性命俾得齒列藩服又念屬國民庶莫非皇朝之赤子亟欲生養安全復其鄉土而事係軍前賞口有難舉衆全放特許本主贖還此亦出於方便普施之至意一國臣民無不刻骨知感顧此公私財力蕩竭如上所陳其能自辦親往者甚少又恐交易之際刁蹬索高哀此民庶竭削裝齎千里重研不免空還則其於情事尤合矜恤今雖不敢望格外恩澤如蒙皇旨重申該部特許平價相換毋致伊輩狼狽空歸則國內願贖之人亦必隨力備

價次第往贖而皇朝仁恕拯濟之恩終始無欠小邦臣民歸付之誠到此尤切矣緣係贖還俘口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聞崇德二年閏四月二十八日朝鮮國王臣李倧

二十日票禮部旨意

爾部來奏朝鮮國王贖還俘口一事細覽情詞無非欲虧抑戰兵價值以便贖取之意揆之理勢甚爲不可蓋罰有罪以賞有功斯亦有國者之常例曩因朝鮮有罪故興師致討今雖誼若一家然大兵辛勤血戰陣中捉獲人口一旦抑損贖價拂其本願是乃以罪爲功以功爲罪賞罰顛倒功罪混淆矣況曩諭該國云若欲贖還人口聽從本主之便前旨甚明你部裏便移咨與該國知道

十一月初七日朝鮮國王差議政府崔鳴吉等齎到奏本一封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奏爲仰陳小邦事情冀垂矜察事臣罪戾深重自觸天威幸賴聖度包荒曲加矜宥快釋前愆許以自新存其垂死之性命續其旣絕之宗祀此誠前史之所未聞臣與一國臣民感戴恩造銘鏤心骨惟思破腦剗肝以圖報效而繼因謝恩陪臣之回欽奉三度勅宣溫言如春過賜嘉獎至有疑城盡釋之諭而又矜憐小邦凋弊務欲宣昭新化至於輦還人事銀五十兩天語諄復深以貨取爲戒此皆古昔明王誼辟之事而何幸獲覩於今日驚惶感喜之私又倍前萬萬矣故臣於上年之事始焉懼中焉悔終乃反以爲幸何則自以衰微之國獲際興隆之運轉一時危亡之禍爲永世休寧之福茲豈非皇天啓佑

大朝撫臨東土使小邦君臣並囿於生成之中者耶竊惟今日小邦事情有大段危迫之狀若不從實陳達以求終始眷恤之賜則日月之明何能盡燭於千里之遠哉小邦自經兵禍國內空虛烟火蕭條孤兒寡婦處處號哭咸謂臣於上年誤聽浮妄之議獲罪大朝使民生至此搥胸怨咎有不忍聞而民間又相傳以爲大朝早晚且有徵兵之命與其征役於異地不如四散而偷生互相扇動各懷疑懼東西逃徙洵洵不止且上年春閒牛疫起於平安黃海等道自西而南以及忠清道至冬稍息而及王師旋返使各道令長曉告百姓自今以後永無兵革之憂爾等但務耕作共享太平之福聞者皆以爲然餘存之民靡不勸趨農事耕墾雖少禾稼稍茂歸恩造化私切感祝自謂撫摩安集與民休息

諸足以自存乃自夏秋以後雨雹爲災損穀頗多牛疫再發於慶尙全羅等道自南而西轉以東北遂遍於八道比上年猶慘百家之村無一頭之牛明春農事更無可望邦本在民民天在食無牛曷耕不耕何食據今事勢不出明年民將盡填於溝壑加以災怪疊出無前之變種種非一緣臣無狀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國勢之危僅如一縷當此之際少有動作立見土崩譬如將墜之葉微風必隕是用惴惴慄慄夙夜危懼深恐一朝顛覆以貽皇上之憂然而私心猶有所恃者旣得仰庇聖朝情同一家疾痛疴痒幸有呼告之地耳臣竊伏惟念小邦臣事明朝其來已久及陛下龍興帝業日隆天之所命人孰敢違臣非不知早歸大朝可以坐享安便而猶且遲回不決坐致天兵力屈勢窮始圖改事非

故樂於禍敗徒以分義爲重也今幸受恩大朝再有東土自正月十三日以前則爲明朝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後則爲大清之臣子夫旣委質爲臣則固當專心所事惟命是從故征島之役竭力資助以效微誠至蒙褒嘉之典自茲以往兩國一家休戚是同凡可以報大朝之恩者摩頂放踵亦何所辭臣身非臣之身乃陛下之所全臣之土地人民非臣之土地人民乃陛下之所與然念臣之所以托命於陛下者固將爲世世子孫無窮之休慶如使情有所未孚勢有所自阻終至於危亡之域而不能仰副皇上全活之意則是臣之罪故敢將臣實狀實情備細陳列因陪臣之往附奏以聞仰惟皇上威加萬國仁覆偏邦旣已垂恩曲貸於其初必能加意存全於厥終從今以往小邦凡有情願或遇事

故勢須隨事顛訴煩瀆之嫌恐不暇避伏惟皇上垂憐焉緣係仰陳小邦事情冀垂矜察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聞伏候聖旨 崇德二年九

月二十日朝鮮國王李倧 隨陳情貢單及中宮皇太子貢單不寫

十七日與朝鮮國王李倧勅諭四道俱付原差來陪臣崔鳴吉金

南重賚去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倧覽王奏稱小邦自經兵禍國內空虛又稱民間相傳有徵兵之命疑懼逃徙且牛疫起於國中等語誠若此則王之奏請固宜朕豈慮不及此但徵兵自當量時勢詎肯強以所甚難乎且王曩者之委身入營爲生靈計也朕之所以置王者亦爲生靈計也朕旣爲民而加恩於其初寧不斟酌於其終乎初王在南漢時投我麾下

雖云被迫委身一則爲宗社計一則謂以一身之故而致亡國殃民縱戮及一身奚足惜哉惟欲全其廟社生靈云爾又見朕素不爽信諒必格外恩全故不惑不懼而來耳若計不出此而株守山城怯不敢下必將喪身絕祀朕縱恩撫鮮民而兵戈離散之餘必有大不堪者則東方一國終至破壞矣王之如此深謀長算不知者或謂窮斯來歸知者觀之謂之大知可謂之大勇亦可但朕之所慮者王之復似當年聽書生之迂以空言掩飾巧計朦朧爲尙耳然文人固不可不用而書生之談亦未可盡信也蓋書生但知摘句尋章拘泥成說不知達變通權雖有文章詞藻竟何益哉朕曩已灼見其然矣故諭

崇德三年七月初三日朝鮮國王李倬差陪臣議政府左贊成洪震

賚到禮部咨文並禮單因原本未收貢物未受記之以便查考

朝鮮國王爲仰申小邦事情冀蒙終始矜察事本年五月十一日謝恩陪臣議政府右議政申景禎回自京師啓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承旨及英馬兩將招臣等詣戶部傳諭皇旨軫念小邦宣示德意不啻丁寧而其中一條有曰今年不可坐遣行師之際欲用爾國軍兵而皇上深念爾國疲弊斟酌減定宜發五千兵礮射參半且備糗糧差柳琳爲副將而上將以秩高嚴明者擇差留屯安州義州之間以聽調用等因具啓據此當職旣感皇上曲護之恩又悶小邦難保之勢怵迫回遑不知所出竊察先該崇德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謝恩陪臣議政府左議政崔鳴吉賚持到勅諭節該覽王奏稱小邦自經兵禍國內空虛又稱民間相

傳有徵兵之命疑懼逃徙且牛疫起於國中等語誠若此則王之奏請固宜豈朕慮不及此但徵兵自當量時勢詎肯強以所甚難乎且王曩者之委身入營爲生靈計也朕之所以置王者亦爲生靈計也朕旣爲民而加恩於其初寧不斟酌於其終乎初王在南漢時投我麾下雖云被迫委身一則爲宗社計一則謂以一身之故而致亡國殃民縱戮及一身奚足惜哉惟欲全其廟社生靈云爾抑又見朕素不爽信諒必格外恩全故不惑不懼而來耳當職欽此有以仰見皇上之明無幽不燭無遠不照其於小邦情形當職心事蓋已洞察無遺庸非所謂明見萬里推赤心置人腹中者歟小邦自蒙皇上恩貸之後感激欣戴無異赤子之仰慈母而獨徵兵一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於是繫焉茲實一國

臣民之所共憂悶者幸蒙皇上快賜准許十行昭回誕敷德音小邦羣臣擊勅感涕如得再生敬將皇旨卽行布告中外八路人民莫不欣然相慶以爲日月之明照遍東土絲綸之頒信如四時吾屬更有何憂家誦恩旨戶騰喜氣如春風一動而萬物生色不期謝行之回旋有徵調之諭其爲缺望當如何哉小邦事情前奏已悉而上年水澇秋穫無多今歲牛盡春耕絕少二月至於五月旱災又酷種不入土兩麥已棄西成無望大兵之餘連歲凶歉哀我遺民何以爲生西北諸道以至三南流亡相屬餓殍相望以今民情國勢雖欲簽兵裹餉以從王師其勢必不可得而終至土崩而已凋兵羸卒本不足以備顏行之末而徒取顛覆之禍以爲皇上之憂則不但當職願忠之心有足可傷亦恐皇上軫

恤之仁無以畢施也當職欽讀當初勅旨兼聽今使口傳五千之徵亦出於量減之恩而揆以今日時勢則其所甚難而有不可強者如上所陳抑當職有大悶者焉愚下之民間有今日之命皆失色相告曰皇上恩著於天下豈有前勅纔頒而後命繼降者哉此必小邦誠意猶有未至而然遂以此歸罪於當職當職若避斧鉞之誅而不早陳列以徼布信於大朝而終惠於小邦則是當職上負聖旨下負臣民其亡可立而須也是用汲汲遑遑坐不安席其受煩瀆之罪而不暇顧情亦感矣伏惟皇上仁覆東邦旣已拯民於水火之中矣返其髻倪而父子夫婦相保矣許令買牛蒙古而民有將來耕作之賴矣凡可救東邦之民者靡所不用其極況於關小邦存亡係蒸民死生時勢之所甚難而人情之

所切悶者既許斟酌於前寧不矜恤於今伏願皇上另加憐察特遵前旨宣昭大德以副舉國顛望之情當職無任戰灼祈懇之至爲此專差陪臣議政府左贊成洪燾前赴京師進呈外合行移咨前去煩乞貴部轉奏天聰明降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禮部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貢單不寫

初十日與朝鮮國王李倧勅諭一道付差來陪臣議政府左贊成洪燾去來本未收照他與禮部咨內事情故降勅與他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倧初王避在南漢時朕有勅諭云若征明朝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剋期會處不得有悞彼時王曾有兵不可得之說乎及今有徵兵之諭王竟無發兵報恩之言乃奏以其勢

必不可得終至土崩爲辭似此拒違豈非眞負前詔耶上年朕覽謝恩陪臣崔鳴吉賚來表文朕亦軫念民力徵兵自當量時勢降勅與崔鳴吉捧去勅中曾有絕免徵兵之言乎朕以民苦依前詔減其兵數英俄兒代馬付達諭謝恩陪臣申景禎止發五千兵留屯安州義州之間聽調兵旨到卽來今反以朕爲爽信不能踐言而強辯朕果有不踐言之處乎王雖強辯朕豈墮其計中王以朕爲爽信不能踐言不惟負朕乃負天也天與之兵朕違天不帶以從行可乎王不順天發兵獨不畏天乎若以朕所調五千兵爲多當王與朕構怨時救南漢之新舊兵亦不少若以興兵爲苦事昔日之起兵端爾以爲樂事耶行兵之苦人所同然朕之興師亦非樂舉朕因明朝有罪故動干戈雖然朕猶常願和好

王豈不知王今不思全信義反聽臣下之言而強辯者甚非美事也昔聽其言得何便益今又如此王之無信反洩露於朕矣昔王拜見之光景朕猶依然未忘王柰何遽爾忘朕且忘王之二子也朕之活王古來未有之事朕意王亦以非常之恩報之不意二年間頓忘活爾之恩反以朕爲食言自王之外再無忘恩者也特諭

正月初八日與朝鮮國王李倬勅諭一道付韓亨吉賚去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倬去歲柳林違旨不來盛都者蓋以王在南漢山時柳林按兵不救假託自咸鏡道赴援惟欲遷延時日而已此事實犯王章罪居不赦乃朕受降之後旋師返旌柳林自知罪天莫容圖幹前盡率其所部橫截朕師之出咸鏡者旣而一戰兵敗柳林遁免復合

咸鏡之兵再戰再北迨歸命之聲聞既達咸鏡居民赴告朕之將士前云吾輩爲柳林所誤云爾兵甚少故來戰耳及令縛柳林以獻則曰無之矣至五月閒將士自咸鏡還朕始悟柳林之方命因在咸鏡時兩番拒戰恐朕之加罪焉故不敢來歟誠若此則柳林亦愚甚矣於兩國交兵之際而以拒戰爲罪者有是理乎當赦其死授以偏裨之任俟朕後命令立功贖罪可也特諭

八月十七日代戶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封

戶部爲貿易事因寧古塔與會寧接境宜兩相交易故發寧古塔官前去互市有會寧府使鄭楹不自來迎令一小人名辛覺虎者來迎及至城邊又閉門不納逾一時始放入到館時館又不曾收拾去人自己打

掃安歇將本部公文置之於地又禁地方人不來交易延至九日後方出交易鄭楹不以禮待去人似此欺慢豈是事大之理本部聞之不勝驚訝合行移咨裁酌施行須至咨者

九月二十六日代戶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戶部爲刷送兀良哈人戶及解送走回俘口事准貴國咨送人口俱已收訖但咨內所云隨得隨送鱗次押送等語似有耽延之意殊爲不可必須速加嚴查全爲解送大凡事體速了則心亦自安其姜春堂子希男之妻愛春及姜春堂之婿李京此二人但恐其中有假若果係貴國人民姑准留之擬合同復希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十月初八日朝鮮國王與兵部咨戶部布代送進原咨齊國儒等摺

去

朝鮮國王爲師期遲悞惶恐竢罪事當職欽遵勅諭催督進兵前後申嚴不止再三而事乃大謬未免愆期私心憂懼坐不貼席續據陪臣上將李時英副將柳琳等馳啓馬將到通遠堡傳諭皇命卽令退歸當職區區竭力之誠終莫之暴魂驚魄悸不能自定迷暗特甚又致顛隳負罪至此死不足塞自貽伊蹙徒切悔責除席藁伏地恭竢嚴譴外差遣陪臣領議政府崔鳴吉賚咨馳進口陳本國事情煩乞貴部備將前因轉奏天聰俾蒙皇上特垂諒察不勝幸甚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十二月初一日

朝鮮國王爲貿易事崇德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戶部咨前事因寧古

塔與會寧接境宜兩相交易故發寧古塔官前去互市有會寧府使鄭楹不自來迎令一小人名辛覺虎者來迎及至城邊又閉戶不納逾一時始放入到館時館又不曾收拾去人自己打掃安歇將本部公文置之於地又禁地方人不來交易延至九日後方出交易鄭楹不以禮待去人似此欺慢豈是事大之理本部聞之不勝驚訝合行移咨裁酌施行等因准此行據議政府狀啓即將前任會寧府使鄭楹究問本官供稱職在本任時寧古塔人以互市事出來愚意以爲大朝委送差官則館之客舍禮也寧古塔人以互市事來則自有前日安下之所卽送本府出身辛景虎逆于中路以修掃前駐館所以待之意傳說則別無他語唯唯而已及其來到遞卽馳入城內門者迷愚閉却一扇職深以爲

駭擊致門者卽行棍打初未迎接于客舍者正坐見事之遲誤無所逃罪至於出迎一節愚妄之意亦以爲地方官祇迎路左乃待勅使之禮也今茲互市之行事體自別故伊時以此陳辯遂不復致詰曲折如斯而已但於初到時說稱有勅職以爲降勅陪臣似無是理而旣聞此言則在職道理不敢少忽故促設高足牀置諸廳上欲爲下庭行禮而及其出眎乃戶部公文也怪問其故則答稱文書來自瀋陽故誤認爲勅云戶部公文固非所敢慢者而旣知其非皇勅則不敢以降勅時例行之實出於敬皇上禮節之意不圖因此生怒反以置地爲言也交易之際稱物論價太加抑勒商賈等莫不稱究故平定物價往復爭辯自至遲延事勢則然非職所敢慢忽而然等情具啓據此看詳邊上互市與

勅使固不同而既係上國人則地方官出迎城外館接於城內客舍皆禮所不可已者而邊臣不閑禮節有此失誤而至於文書置地久不開市等語則各有曲折如上所陳然鄭楹終不得爲無罪除將鄭楹革職閑住別爲磨鍊節待節目行會邊臣預爲申飭外爲此合行回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戶部三年九月十七日

同日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奏爲仰陳下情冀蒙矜恕事臣於本年八月初八日欽奉陪臣議政府左贊成洪燾齎捧到勅諭天語丁寧且警且誨開示愚迷恩意備至臣非木石寧不知感而至於忘恩之諭臣誠蹶然驚惕措躬無地臣之得有今日是誰之賜哉土地莫非王土臣民莫非王

臣敬遵當初勅諭奔走從事在臣圖報又何辭焉況下邦凋瘵曲被軫恤所徵之數不過五千皇上之賜於是乎益大矣其又何辭焉而猶敢以區區事情仰首哀鳴至於委巷細民之言靡不畢達蓋出於仰恃恩眷有懷必吐而自不覺其辭語之煩猥罪固難逃情實無他載念臣曩坐昏庸自致王師命迫孤城不絕如線幸賴聖度包荒曲賜矜宥嚴勅恩言雨霽霜肅當此之時臣心且喜且懼且信且疑及其投命軍門獲近寶座仰瞻日角之表叨蒙優渥之恩此正微臣之至幸千載一時之奇遇況以三韓數千里之地挈而還之臣身使臣復奉二百年宗社而八道生靈各得其所則天地生成之賜不獨臣之所得私將東方之人子子孫孫永世感戴何有臣身尙存而已忘罔極之恩自陷難容之罪

者哉臣既承嚴旨不敢更以力繇爲辭業已挑選餘貳取准元額星火催趲聽候明命涓兵弱卒雖不足以備廝輿之末而區區下忱粗得以暴焉第惟皇旨嚴切有非臣子所可聞是用含冤抱痛疚心疾首晷刻之頃不敢暫捨夫臣而忘君罪在罔赦使臣有此則天地所不容使臣無此而未蒙君父之諒察則乃天下之至痛君臣父子之間何敢不披瀝肝膽以求自解乎上天鑑臨臣不敢多言伏願皇上矜臣愚悃而恕臣僭妄以解向隅之冤不勝至懇緣係仰陳下情冀蒙矜恕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聞三年九月十七日

崇德四年正月十八日替兵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兵部用印
本院差俄莫兒送戶部英處轉發

兵部爲傳奉事本月十七日奉聖旨昔朝鮮國與朕背盟時有極東進皮張的居民慶河昌一夥從我國叛至勒服通漢名熊島與朝鮮交往及朝鮮臣服後原半在岸上者如今照舊進送皮張其慶河昌本身并子其羅囉只屯阿等仍在熊島不肯進貢常在朝鮮地方慶興阿吾地堡撫夷堡西水羅堡造山堡等城往來交易著朝鮮國王發舟師一千取其熊島將慶河昌其羅囉只屯阿并一夥中的頭目盡行拏解前來其餘民仍令在岸居住進送皮張再不必往來煩問等因到部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國遵旨速發舟師務將慶河昌等并爲首者捉拏解來希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四年正月十八日

二月初六日戶部英俄兒代送朝鮮國王與禮部文一角一成格自

番

朝鮮國王爲小邦邊氓殺害厚羅島人口不勝驚愕具報實狀事議政府狀啓節該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據咸鏡道兵馬節度使李顯達申備柔遠僉使鄭大鶴馳報本年十一月初五日申時所要項守護將崔端進告內有二人步行自越邊國祀堂洞出來直到江邊等情著令通事金應申問其根因則有阿乙豆里稱名者稱說俺等住在水下厚羅島今方指向尼應古太部落而男婦并七口做伴同行爲因乏糧米此要討卑職回言封疆截然有難撓越私相授受義所不敢況今飢荒沒可柰何二人還向國祀堂洞等情准此本月初六日准穩城府使鄭之羽狀報美錢鎮僉使狀報與柔遠鎮所報相符本月十一日續據柔遠僉

使鄭大鶴馳報節該阿乙豆里等又於今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到江那邊叫喚甚急卽著金應申問得回言俺妻孕滿病劇不得運行等待解脫將爲上去糧橐垂罄復此來討云云給與如干糧物還爲入送情節繼於本月二十五日接得僉使鄭大鶴馳報要探阿乙豆里等等去留著令本鎮出身金惟善等尋問去後本官回還告稱國祀堂近處只有宿頓形止沿江上下別無去向之迹等情本月二十七日又接僉使鄭大鶴馳報出身金惟善探告之際其言辭氣色甚屬怪訝飛報本府本府發遣軍官領兵來到卑職一同伺察可疑人張大春金有生金戒立等三名割便緝捕金惟善則逃躲翌日捕得將上項張大春等四人一名名細加推問金惟善年二十九歲係柔遠鎮出身張大春年五十三

歲甲士身役金有生年二十三歲係武學身役金戒立年二十九歲正
兵身役俱係柔遠籍貫人供稱俺等見得阿乙豆里等留駐那邊山座
時時出來行走詰問其根腳則說稱本以厚羅島居住人上年因上邊
人等百餘名來襲本島時俺等乘亂脫逃既不能還入本島又不得投
向上邊將欲依接於尼應古太部落沿江上來所率男婦壯弱并七名
皆徒步而行未易前進姑此遲留云云本月二十五日俺等四人前往
其所駐處並行斫殺奪其所帶物件金戒立則擬劍之際反爲所傷被
張大春金惟善等合力救活有金日男者聞俺等出來意謂獵獸騎馬
佩酒雪中尋迹以來見俺等所爲之狀慌忙回走俺等追奪其酒而飲
之且奪其馬載戒立以歸今被官軍捕捉殺害屍身則或納冰下或埋

雪中所有物件置諸金惟善地窖中其餘零碎之物理棄於殺害傍近處此外更無他情所供是實即將犯人金惟善等四名綁縛嚴囚就於本人等物件點驗得貂皮衣三領貂皮黃鼠皮合縫衣二領黃鼠皮短衣一領鹿皮衣一領藍斑衣一領草綠潞洲紬衣一領黑布兒衣一領青布兒衣一領青黑色裙一襲紅黑色裳一襲黑布兒裙二襲青布臂甲二部生皮刀鞘一個紅交綠錦緞二端並八尺紅交綠錦緞花布合縫衛肚子一圍黑布乳裹一部大紅紋潞洲紬二尺鑰鉢一座具蓋銅鑲三個鑰小鈴二個鑲鑿四個小囊三佩貂皮帽子一頂赤狐皮帽子一頂牛皮兀刺靴半部貂皮黃鼠皮合縫一張南草十九貼破銅鑪口一座小米五斗具袋一口又一斗具皮袋二口又一斗三升具青袋一

口黃豆五升具皮袋一口等物照數懸錄等情具呈得此看詳自蒙大朝之再造山川草木無不囿於一視之仁而至於沿江一帶疆域有截常加禁斷不容踰越不期無知奸細之徒利其物件潛生歹心攙越殺害委屬痛駭除將犯人金惟善等梟首示境上以警他人外府使鄭大羽身爲主鎮之官不謹嚴飭所屬鎮堡致有如此意外之事僉使鄭大鶴常時疎玩之罪有難容宥並宜革職閑住以照邦憲等因具啓據此爲照今茲作歹之事不勝驚愕卽將該地方官吏等革削其職上項金惟善等罪犯極重有非小國所可徑斷茲敢具報實狀以候大朝裁處爲此擬合具咨前去煩爲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禮部 三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

初七日替戶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戶部爲貿易事本月初六日奉聖旨爾部裏移咨與朝鮮國王知道彼國若有願來貿易者可會同衆商人帶各色貨物明來盛京聽其兩平貿易若止一二人暗藏囊橐貨賣反爲不美殊非兩國一家之義其枝三味南草二物盡行禁絕不許拏來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國速照咨內事理施行須至咨者

十三日替兵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兵部爲傳奉事本月十二日奉聖旨爾部裏移咨與朝鮮國王知道會寧滿浦二處屬民出邊數里將參挖去今雖兩國一家我大清人民亂去彼國採取土物亦可行否如此亂行採取土物殊非小事將挖去參

斤並盜參一夥人犯作速查出綁縛解來欽此欽遵爲此合行移咨貴國准咨內事理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四月二十日兵部大人蔡伯兔送來朝鮮國王咨文一角黑得番了朝鮮國王爲查究犯禁事本年三月初八日准司禦許億賚來本部咨前事本年二月十二日奉聖旨爾部裏移咨與朝鮮國王知道會寧滿浦二處屬民出邊數里將參窆去今雖兩國一家我大清國人民亂去彼國採取土物亦可行否如此亂行採取土物殊非小事將窆去參斤盜參一夥人犯作速查出綁縛解來欽此欽遵爲此合行移咨貴國准咨內事理照驗施行等因得此爲照會寧滿浦等處係是邊遠地方爲因接連上國疆界不許邊毗冒禁攙越常加嚴斷去後今准來咨欽奉

事意潛行犯法委屬痛駭另差的當官員前往會寧滿浦等處查驗實迹務要緝捕該犯人姑留許櫛待其查回令馳詣京師仰報事情外爲此合行回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三月二十日

五月初二日

朝鮮國王爲刷送兀良哈人口事曾以貴部計開向化姓名居住行文八道廣加查括慶尙道龍宮縣所得李豐孫愁里同永孫四川縣所得金世斤金永男金彥男京畿廣州所得大春等共七口而其中三口實係貴部咨文名錄之人四口不載貴部咨文而詢其來派俱是向化子孫不敢不一併刷送通計前後所送凡二十二口此皆出於經年搜索囚繫滿獄鞭扑交加始得刷出而畢竟所得若是其零星區區惶懼實

不自任刷送一事既有當初勅旨又有貴部咨文何敢一毫靳惜自取大朝之嗔責乎今以渠輩所供觀之俱爲久遠向化子孫與小邦之民交相嫁娶生產至有名在小邦軍籍者而苟其族系涉於疑似則不問貴部咨文名錄有無俱不敢留當職本心於此可見此等人口之外豈敢保無一二落漏者而號令徒煩縱影難尋今雖申飭各道更加聞見而其能果有捉獲亦未可料也仍念此輩在大朝何異渤海之雙鳧而其在小邦悶迫之私有難盡喻如蒙貴部備將小邦事情轉奏宸聰特垂諒察則實小邦之大幸而亦不敢望也茲將前項各人姓名年甲住址備申計開專差訓練院判官崔鳴後押解前去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

李豐孫年四十八供稱係是黃海道豐川人移寓忠清道忠州又移於慶尙道龍宮縣永孫年三十八供稱李豐孫再從兄弟愁里同年四十四供稱李豐孫異母弟金永男年四十九供稱以向化子孫居在京畿龍仁步兵案付丙子以後移居慶尙道泗川金彥男年四十供稱向化七代孫居在京畿龍仁騎兵案付丙子以後移居慶尙道泗川金世斤年七十七供稱向化六代居在京畿龍仁移居慶尙道泗川大春年二十七供稱初居京畿廣州兵亂時漂寓他鄉無定處上年九月始還廣州右咨戶部四年四月初九日

同日

朝鮮國王爲馳報島役事本年四月初一日據咸鏡北道兵使李顯達馳啓節該熊島征討之軍通共五百名礮手四百射手一百軍兵及軍糧所載船通共一百十二隻一齊整頓領將劉纘先偕大朝兩差人三月二十二日午時自慶興地方西水羅前浦打發下海且羅汗住伊時只於乙巨乃等八名適以買賣事來到於慶源地方乾原堡卽告於兩差人則前項於乙巨乃亦與之同船以行等因具啓據此爲照係是征討大事發船形止理宜馳報爲此順差訓練院判官崔鳴後齎咨前去外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四月初九日

十二日兵部二參政木青革土賴送來朝鮮國王咨文二角

朝鮮國王爲報犯禁人等查覈事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據備邊司郎廳

都總府都事宋永徹馳報說稱四月初二日馳到滿浦本鎮兵房軍官及兵房都訓導等推問則供稱參禁之嚴匪今斯今及自碧潼郡守許詳碧團僉使李顯基及江邊犯禁人等梟示之後莫不震慄懲戢沿江列堡把守益嚴江界主鎮常加糾察今僉使到任之後見在軍民並皆成冊每朔閒五日輒行點閱採參時節則伍家爲統閒三日抽點江灘要路定將訊察嚴禁多般人所共知今者採參之說出於大朝文書罔知厥由不勝驚悚天日在上何敢飾辭以無爲有指虛爲實乎千萬曖昧云云同月十二日江界鄉所及公兄等並爲推問則其所稱冤概與滿浦人等相同各人等累次窮推而終始稱冤查出無路等因據此續據備邊司郎廳刑曹正郎權大德馳報說稱四月初六日馳到會寧府

卽將座首及兵房等推問則供稱本府旣非參商出入之處故雖在參利極重之時未嘗有冒採之人況今參不甚貴而禁令甚嚴豈有前所不爲而今反犯禁之理乎此地軍民如或有出入之處則必先告官然後得以往來旣有里正又有邊將各相糾檢罔敢妄動越境採參斷無是理往年大國人以開市事出來時高嶺人劉都致劉莫同及官奴天男等爲飢火所迫採參那邊被執於大國人仍將劉都致等并其所負之物押解本鎮而已此外犯禁採參之事全未有之云云等因據此竊照山洞遐氓有同鳥獸之居乘隙出沒難以踪跡之而申禁方嚴必不敢肆就或有犯孰肯首實遍加推問舉稱冤悶茫如捕風了無查出之路至如高嶺人劉都致等越境採菜誠涉瓜田之嫌而當其押解時上

國之人皆目已見至於並其所負而送來則論以參禁恐涉冤枉只以私自越境之罪照律科斷方合獄情而事關大朝不敢擅斷理宜具咨以聞煩乞貴部備將前項事情轉奏天聰明降指揮爲此合行回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五月初二日

同日

朝鮮國王爲報征獲事本年五月初一日據北兵使李顯達馳啓節該領將劉纘先送其軍官嚴後起申稱慶河昌等不在熊島而移住獐島進兵圍住張示兵威渠等不戰自服慶河昌父子兄弟從人男女等共十數口並已就擒而其餘避匿徒屬及移置雜物等今方仍留推索數日後當爲回軍等因據此竊照攻島節次及處置結末須待大朝差人

及劉纘先回還然後可知其詳而先來軍官所報如此理宜先報爲此專差訓練院判官辛遠啓賚咨前去外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五月初二日

十三日與朝鮮國王李倬勅諭一道內有得過山東府州縣名數一紙與問安使宋國澤等賚去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倬知道朕親率大兵兩至寧錦諸處原不爲攻取城池蓋欲牽制彼兵使東西疲於奔命首尾不能相顧我西征之兵可從容直搗再今征西將士俱已凱旋當其斬關而入也莫敢誰何破五十七陣攻克一府三州五十七城縣梟斬二軍門以下文官武將及濟南府郡王將軍等不能悉數生擒德王朱由楨郡王朱慈穎奉國將

軍朱慈賞總督太監馮允昇等俘獲人畜四十六萬二千三百有奇朕以兩國一家之義故使聞之特諭

十七日代兵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兵部爲傳奉事本月十七日奉聖旨爾部奏朝鮮國王來咨云探參之人竟無此事若然是我國有意尋隙故作妄語也朝鮮邊民私入我境凡住歇探參之處明明見之欲彼查出以懲撓越者故令爾部移咨今旣云無自此以後發兵到彼處若有入境探參之人或殺或捉彼說謊之罪固不能免更增一翻罪矣彼時又將何以應之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六月十四日兵部啓心郎丁文盛送進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報島役徹回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據北兵使李顯達馳啓節該本月初一日申時領將劉纘先還來說稱四月二十五日攻島軍兵回泊於西水羅浦一依大朝差人分付男二口女二口共四名委差的當官員押領前進而其中車吾羅乃則年老病劇難任登道□差人以其姪子阿豆代率以行等因具啓據此爲照小邦驅策飢氓越海用兵心甚憂慮幸而擒捕實惟大朝威靈是賴若其處置事狀差人自當口陳事係完役理宜先報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五月十八日

同日戶部開送進朝鮮國王咨文

朝鮮國王爲刷送走回人事本年五月初八日據平安道觀察使閔聖

徽馳啓節該四月二十三日有異樣人四口潛由朔州仇寧堡閒路而來爲地方官萬戶盧得信所覺迢捕之際三人脫走只一人捕得盤問乃椴島漢人逃亡者也拏置本堡以待處置因具啓據此看得右人委係大朝逃民理宜隨捕隨刷除將前項人令訓練院副正李季榮管押前去交割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戶部四年五月十八日

二十六日兵部送來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回報島役事准兵部咨前事本年正月十八日奉聖旨昔朝鮮國與朕背盟時有極東進皮張的居民慶河昌一夥從我國叛至勒伏通漢名熊島與朝鮮交往及朝鮮臣服後原半在岸上者於今照

舊進送皮張其慶河昌本身並子其羅囉只屯阿等仍在熊島不肯進貢常在朝鮮地方慶興阿吾地堡撫夷堡西水羅堡造山堡等城往來交易著朝鮮國王發舟師一千取其熊島將慶河昌其羅囉只屯阿並一夥中頭目盡行拏解前來其餘民仍令在岸居住進送皮張再不必往來煩問等因到部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國遵旨速發舟師務將慶河昌等並爲首者捉拏解來希照驗施行等因准此卽已奉行征討去後據領將北道虞候劉纘先狀啓臣領率礮射手賚持三朔糧載之兵船通共一百十二隻下海行船半月餘颶風大作諸船蕩蕩旣散還聚瀕危之狀有難盡言前此發船時或慮師言透漏另差左營將管下吉州出身韓希龍等先馳輕快船伏於前路要害處伺察非常果有四個

人暗挾小船三隻帶持弓箭隱匿於叢林中爲伏兵所捉縛致軍前其一人卽慶河昌之子吉羅乃其一人卽慶河昌之姪子牙豆一人卽慶河昌之族屬梅介一人卽慶河昌之從人古郎阿也卽將四人盤問審知慶河昌移住獐島該島正在熊島相望之地四月初九日乘夜進圍該島先送哨官領礮射手一百八十名伏於山後又送金命吉率慶河昌從人古郎阿等並載一船先往開諭仍催各船次第進薄慶河昌等望見我船皆持弓矢奔迸山藪之際伏兵乃起自知難脫便卽走還蒼黃驚怖金命吉等始行開諭一面使慶河昌子吉羅乃呼其父諭之曰降則不死不爾則無遺類矣仍捉兵圍其四面齊放大礮慶河昌兄弟率男婦十五口詣軍前叩頭款伏臣詰責曰汝何敢背叛皇朝答非敢

叛也但未得趁時進貢云臣仍諭以皇朝威信渠乃驚魂稍定臣點視其家有弓矢甲冑箭鏃皆傳毒藥其徒屬之避匿者家產之移置者并令招集搬還安插耕作以待皇朝處分男婦之還來者四十三人其他遠避者勢難等待臣等留該島三日回軍四月二十五日還泊於西水羅浦所獲島中男女等或留或行一聽差人分付自初帶行者慶河昌及其兄車吾羅乃而車吾羅乃則年老病甚不任登道其姪子牙豆代行女人二名亦並帶去一人差人阿吾羅乃稱以己妻其一人稱以姪女而帶率以行此則非大朝咨內事意而亦因差人之分付也今茲涉險得雋莫非皇威之攸及亦由大朝差人指導不差所帶軍人往還大洋經涉二朔並無一人死傷誠爲幸甚當初軍行忽卒未卽具由以聞

今始略備首末以憑轉奏等因具啓據此爲照島役之濟惟皇靈是仗曾將此事轉聞者凡三度而未得其詳今得該領將具報如此差人且將復命理宜具由報聞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五月三十日

二十八日戶部副理中古送進朝鮮國王咨文二角

朝鮮國王爲捉送走回人事本年四月十五日分走回人二口潛從碧潼地方碧團鎮前度來爲地方官所捉卽爲行文本道使之起送以憑查問其中一口在路上逃躲將當該地方官治其不謹看守之罪其一口順付訓練院僉正鄭允誠管押解赴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戶部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同日

朝鮮國王爲解送訓戎出身人事本年三月初六日據奏請使伊暉等馳啓英將言尼應古太部落居我人上年十二月分往訓戎越邊爲捕鵬設架四鵬入架之際訓戎人四五名及慶源人十二名來獵我地仍偷四鵬及架子諸具而去我人討還該物則訓戎李先達稱號者乃曰鵬與架子果爲取來云而不給其鵬只給他雜羽我人不取來訓戎慶源人我地所獵之雉兔獐鹿及所捉四鵬並皆入送所謂李先達者亦須捉送等因據此本國行文該道將慶源訓戎人等一一究問竟未得實大概兩國疆界只隔一衣帶水而當冬冰合便成陸地邊民無知不畏國法閒或潛行撓越不敢保其必無此理而絕徼荒野耳目所不及

況當禁令方嚴之時人人抵死牢諱雖欲查言語酬酢而已似無身犯之罪然既有皇朝之命理宜押解使之自辯于衙門除將地方官從重科罪外仍將前項李立另差訓練院僉正鄭允誠押領解赴以聽貴部處分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戶部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替兵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交付兵部啓心郎丁文

盛肇去用印簽押

兵部爲傳奉事于本月日奉聖旨前慶河昌等避居熊島負固不貢今朝鮮旣動舟師擒捕解來忠順可嘉賜銀二百兩以示優禮爾部可移咨與他令祇受給賜外仍查效力的將士量加陞賞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國照咨內事理希查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朝鮮國王

同日替戶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稿一張

戶部爲解送事據來咨云查越邊偷鵬之人未得其實至於李立與上國人言語酬酢而已似無身犯之罪押解使之自辯于衙門云云國王旣言李立無罪本部焉肯強坐之從來以江爲界縱見倦雉墜地亦無越取之理今反出邊偷取但鵬乃微物恐由小及大潛成亂階故令嚴邊禁民耳至若二人逃去止將滿洲解來竟托言麗人逃躲不行解送是何緣故似此巧語唐突不惟人之耳目難欺卽魁神亦鑒之旨令馬付達查審回奏爲此理合移咨貴國希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朝鮮國王

八月二十四日代兵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義州兵使安州兵

使平安道觀察使牌文三角（二牌有牌式在那簿子上明白）

兵部爲軍務事本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爾部裏星夜移咨與朝鮮國王知道昨于復州駱駝山地方得獲商船一隻船人口稱明朝差兵船三十隻向江東而去朕想明朝被我兵幾翻逼迫勢窮難支又見我兩國一家差此船無非偵探情形或襲彼邊民或乘機與彼國通往致我疑彼以生嫌隙可諭國王傳諭沿海將領速發兵船多載火器迎截于皮島勿令彼船近岸勿與彼人通話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國照咨內事理施行

九月二十八日朝鮮國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呈至兵部本部丁文盛

送進

朝鮮國平安道兵馬節度使林慶業爲謹申策應軍務事八月二十七日伏蒙兵部指授本月二十三日欽奉聖旨星夜傳諭安州兵使義州兵使知道迎截漢船事機祇受訖卑職卽欽命火急啓知國王一邊便宜設機部分沿海邊將龍川彌串少爲補鐵山井味宣川掘江榆味郭山宣沙浦定州都致串安州老江等船泊要害處使之列兵把守應機迎截用廣梁僉使李大樹爲舟師左營將用宣沙浦僉使金礪器爲舟師左營將各領兵船五隻掃載火器遮截明人船路使不得透到進岸

一 邊調起宣鐵龍義等各邑將卒亦令緊著把守境內海口旱路嚴加譏察彼閒情形一仰照欽承信牌內事意施行矣卑職忝將陸兵離次下海則水陸掣肘似難遍察各處要害便有疎漏之患故此遵海按飭

終到義州無敢慢忽而竊觀明船七八個果爲現形西洋翻到東江或往來皮島地方者忽然捲回瞭望不得見一船現存想畏逼我邊兵機疑惑撤歸明白無疑也目今歲幣運船幸投此隙不梗回泊者幾至太半若非欽奉聖算及期迎截則我運船亦幾危矣我小邦仰賴欽照不勝幸甚卑職將竣事還鎮仰申報命外義州府尹黃一皓職是卑職管下不敢越分參報事理固當爲此合行具呈煩請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右呈兵部崇德四年九月十二日

同日又與兵部咨文一角亦丁文盛送進

朝鮮國王爲軍務事本年九月初一日准貴部咨八月二十三奉聖旨爾部裏星夜移咨與朝鮮國王知道昨于復州駱駝山地方得獲商船

一隻船人口稱明朝差兵船三十隻向江東而去朕想明朝被我兵幾
翻逼迫勢窮難支又見我兩國一家差此船無非偵探情形或襲彼邊
民或乘機與彼國通往致我疑彼以生嫌隙可諭國王傳諭沿海將領
速發兵船多載火器迎截于皮島勿令彼船近岸勿與彼人通話欽此
欽遵合行移咨貴國照咨內事理施行等因據此爲照近來漢船絕無
蹤影不期前月二十六七日間接得邊臣所報有數隻船出沒於近島
之間心竊怪之著今邊臣處處瞭望審其行止以爲轉聞之地今審貴
部咨內事意皇朝已灼見其情形曲垂指教有同一家感幸之私實不
自勝除將所由事情更加申飭整頓兵馬屯守岸上一意待變以備非
常外爲此合行回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兵部四年九月初五日

十月初六日寫與朝鮮國王勅諭一道十五日方發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倬知道初王在南漠山時原說我兵凡有征戰輒當同往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剋期會處不得有悞去年朕征明朝降詔徵兵爾反以言語支吾不肯從命繼而緩悞師期朕一則怒爾抗違再則以師期遲悞倍道遠來之兵又值時候寒冷不惟無益行陳身且不能自保憐彼士卒故令之還此罪律以軍法殆不可恕雖然我國諸王或有一二過失者每欲令渠自新而貫之朕之視王原無內外此番之罪朕已念王而赦之矣倘其復然豈得常常僥倖哉朕之恩私王一人或知之王之諸臣豈盡識耶且反謂以巧詐得免後來將恃曲赦爲我例必有以強詞進者矣然朕之施恩若此爾宜愈加恐慎益著

忠勤之爲當也明朝之待爾國惟事凌侮見美女寶貨卽行強取爾反以父事之一毫不敢踰越然明朝之爲爾父豈天作之合歟大凡能順天時隨機權變者此眞明哲之士憂國憂民者之所爲今觀王之諸臣有如膠柱鼓瑟偏泥章句不知順時權變爲王之累耳特諭

十一月二十二日戶部啓心郎張尙送進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貢米見退不任惶恐稍寬限期以便輸納事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據平安道觀察使閔聖徽狀啓該歲貢米一萬石內七千七百五石已爲呈納其餘二千二百五十石因色惡見退當初轉輸已竭許多人力目今事勢甚爲渴悶大小違違不知攸措等因得此具啓據此爲照皇上俯愍小邦凋弊年例歲貢特許退年進呈小邦之民受賜已

多本國君臣銘心感激竭力措辦不敢一毫慢忽第緣本國上年酷被旱災播種既晚未及成熟又遭霜雹家收戶歛顆粒不勻勢雖固然罪實難免而皇上曲垂矜恕不加厚責斯幸多矣改備新米以足前數其在事理何敢少緩顧念小邦事勢非辦米之難而運致之爲難前此萬石之輸兩西民力竭盡無餘而勅使之行又當此時雖欲剋期運納勢所不能倘蒙皇恩特賜數朔寬暇令於明年春前准數輸納則當職庶免於罪責小民不至於流離區區所望實在於此煩乞貴部備將本國事狀轉奏天聰明降施行不勝幸甚爲此轉差司宰監僉正李倪齎咨前去外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戶部

十二月三十日戶部送進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刷送兀良哈人口事議政府狀啓節該十一月二十二日將兀良哈金者音大等已爲刷送去後今備忠清道觀察使李厚源牒呈道內槐山居兀良哈金者音大妻母允化及子戒日等二名口清州居兀良哈金一善嚴龍卜等二名刷送等因據此竊照所有兀良哈人口刷送之事日加申嚴而其搜出之未易如前所陳今此允化等四名口爲先解送京師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擬令就行除將兀良哈允化等四名口順付謝恩陪臣議政府領議政崔鳴吉押解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計開

槐山居金者音大妻母允化年八十歲子戒日年十八歲清州居金一

善年四十二歲嚴龍卜年四十歲右咨戶部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崇德五年正月初十日朝鮮國議政府與禮部公文一角

朝鮮國議政府謹申爲寡君病候一向彌留懇乞特許世子歸省事竊照寡君證患非如一時偶感之比源委深重積有年所每到寒節輒復加重今年則自八月以後轉成沉痾灼滿鍼藥靡所不至曾無寸效眞元益敗乃于十月十五日夜痰火上升證勢危劇急用藥物僅得少歇自是以來氣力尤憊火證乘虛進退無常脹氣日甚渴候兼苦喘嗽寒縮諸證迭作雖當暖日不得開戶寢食都廢長在牀褥舉國臣民憂遑煎迫曷有其極久欲具由以聞于下執事而寡居欽誦崇德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勅諭以止之日當勗義方之訓以竣恩命何敢以賤疾輒煩

陳達寡君之意如此卑職等不得擅行委報矣今者日月已久歲行垂盡而病候彌留差復未易諸醫相顧計無所出卑職等竊伏惟念父子之至情出于天倫病裏思戀理所難抑寡君縱不自言病懷宜復如何倘於此際得蒙皇恩特遣世子則歡欣鼓舞之中跛躄皆起寡君沉疴庶幾或痊世子嘗藥可盡其職皇上之大德如陽春一嘘而萬物生色小邦臣民益復感戴於無窮矣皇上於寡君之疾軫念亦云已至委遣大官辱賜寵問繼以衣裘之錫又出心貺榮光所加孰不聳觀固知皇慈天覆睿聰自昭恩旨之誕降無待于小邦之號籲而事急不暇徐步痛極不容緩聲輒瀝血懇無所敢隱亦惟皇朝視同一家之義是恃伏祈大部備將申內情節轉奏天聰特垂仁憫以副一國日夜之顛望不

勝大願至禱爲此轉差都總府都事供有量馳赴京師合行具申伏請
照驗轉奏施行須至申者右謹具申禮部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二日與朝鮮國王李倧勅諭一道戶部發去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倧知道禮部來奏爾議政府有申文到部云國
王證候漸加欲求世子李滄歸省朕以爲不歸之故爾實致之也其故
安在朕原以爾國反覆不常質王二子爾若能恪遵朕命兀良哈人戶
盡行刷送逃亡者盡行縛還凡有徵調不致稽遲爾縱不得親來朝覲
遣所留在彼之子稽首君父之前如是則朕既見爾之忠誠疑心自釋
王之二子朕必令之往來無間矣然則二子之不歸非朕不使之歸因
爾自疑以至朕疑故不令之歸耳近又違朕前旨擅修南漢平壤蓄積

糧草凡別處城池類此修繕者朕烏得而知之且朕既全爾有圖報不誠朕應疑爾今朕不疑王王反疑朕是何心哉王之土地朕已得之矣王之甲兵朕已敗之矣王之身王之妻子諸臣之身及諸臣之妻子朕已全收而復置之矣今亦何所利而再起兵端乎王之疑朕不勝其怪異若爾之忠誠實著則不特世子遣歸卽諸兒之在此在彼庸何傷哉雖然今仍遣世子歸省爾可將在彼所留之子及世子李滢之子速發至鳳凰城朕亦卽勅世子至鳳凰城相會俟世子歸省病勢而來其在此之子亦令還國朕待爾毫無疑心欲令諸兒互相往來耳慎毋背天而違朕命也特諭

三十日戶部承政英俄兒代送進朝鮮國王李倧奏本一封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奏爲祇承皇勅敢陳下情事本年正月十九日祇承勅書欽審俯遵本國政府呈申許令子淫歸省臣疾加以訓誨丁寧無非開導愚迷洞釋疑阻之至意捧讀再三感懼交並竊照臣奉藩無狀恒抱罪悔雖於賤疾之中自切思子之情顧不敢干瀆恩旨而諸臣過慮自行申請以致該部之轉奏臣不及諭止方竢譴罰不料皇恩特出望外以至此也第惟責諭之旨於臣本情實有不然者嚮者臣愚惑失措自致顛沛幸蒙皇上再造之恩得以歸命委質無身而有身無國而有國自是以後君臣上下一心感懼朝夕所講無非事大之務豈有一毫疑貳以自外於覆幬之下也惟是刷送向化逃民一事臣亦極知違犯約條日夜疚懷只緣敝邦政衰以來民不著籍如鳧居雁聚散無

統紀兵額日縮戶口日減姦民亡卒藏匿而莫知國家之患無大於此
臣忝位之初卽行戶統號佩之法行未一年以兵興而罷況今喪亂之
餘東西遷徙刷出之難專由於此臣之負犯此最重大雖被誅責實所
甘心尙蒙恩貸每切感頌至於城池修築之禁已係勅條不敢違越平
壤等處別無城壘加葺之處初因西路蓄積蕩殘挪移內道所餘穀物
以備應用而已若無糧草往來許多使價何所取辦脫有倭警則應有
上國來救軍卒亦何以供給此有國之常事豈有他意乎且敵邦都城
闊大難於守禦曾經甲子逆變有所懲創始議築城南漠以爲副都非
但爲外患而然也此城雖非邊地自前朝以來倭船由海入江內地州
郡奄被襲掠之禍者非一再矣況今倭情益復不測小邦雖恃上國垂

援援兵未到之間不可無倉卒藏身之地故略加補葺添設樓櫓者專爲南虞不得已之舉也然因勅使指揮卽行毀撤不復措意於此城矣臣之如此區區知明亦知爲罪旣承開示恩諭不敢抱懷泯默庶幾曲赦之恩容令自今勅勵盡心遵依則是乃天地之量字育之仁而非臣所敢望也且臣第三兒潛早宜入覲而緣渠未行痘疫不欲遠出且因賤疾沉綿形影相依因循未決頃因使命之臨始發交替之請此又臣之不敏也今奉聖旨特令此兒帶同子滢之稚子許與交替于近界此是過望恩眷子潛並率其妻眷已卜閏正月初九日起程前往不敢緩矣第念稚孫生纔五歲尪弱多疾且有風悸之證冒寒遠行驚惶勞動則恐不免顛仆於中路必須徐行歇滯閱月方達則交替之期其勢自

遲正當舟師整齊農畝播殖之初夫馬迎候之後一時並舉則西土殘民必不能堪以致流散臣於積痼之中思見久別之子其於私情寧有限量顧惟舐犢之情雖切保民之計亦重子淫出來之期姑待舟楫之發農種之隙更申恩典許令歸省則雖與陪臣申請之意有乖臣自度民力之困不計相見之早晚不得已而煩此奉請更稟明旨不任戰灼之至緣係祇承皇勅敢陳下情事理爲此謹具奏聞伏候聖旨五年正月

二十二日

閏正月初二日代戶部寫與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戶部爲傳奉事本月初一日奉聖旨爾部裏速移咨與朝鮮國王知道曩者朝鮮縛送慶河昌等其餘黨尙存已經遣我兵百人收捕今獲其

男婦五百名口但此屬及我兵與前所獲慶河昌等俱絕糧在彼可咨國王速令所在官員計口發糧付我差官俟差官回日報糧若干他年照數減送鳳凰城之米欵此欵適合行移咨貴國速照咨內事理施行

二月十三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一道俄末兔賚去是小密勅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侗知道王曩者謁見時朕芥蒂盡釋卽與之坐而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眷愛如此豈有不思圖報之理故于王毫無所疑也惟慮王之臣僚諸人以巧詐讒言從中離閒王或信之又聞諸臣質子內多有庶出螟蛉及族中遠房之子姪然此事王豈知之蓋諸臣將朕與王俱朦朧耳王其詳勘而細察焉至於常往爾國使臣馬付達通事刀里同病而死京中諸醫言受慢毒此醫者之言但真與假安從

知之朕想來或官中有惡念之小人兵閒被害之仇家報怨肆毒亦未可必然此事王亦烏得而知特降此勅使聞于王王其留意可也故諭

三月十七日兵部談拜朱馬拉金維城送進朝鮮國王李侗奏本一

封

朝鮮國王臣李侗謹奏爲西上舟船遭風敗沒事議政府狀啓本年正月十七日據忠清道觀察使李厚源馳報本月十四日該藍浦縣監朴安仁牒呈據海邊居民田應裕告稱本縣西上糧船一隻本月初十日開洋行使十一日到保寧縣竹島前洋忽遇颶風將船覆沒所載官糧全數湮失等因據此本月二十日據本官馳報本月十四日該庇仁縣監呂渭老牒呈據都屯串戶首注同告稱本縣西上糧船一隻當日卯

時分自本串開洋行到藍浦縣黃竹島前洋有海賊船一隻劫奪本船仍向外洋等情得此隨令各浦將領多發軍兵護送等因據此續據全羅道觀察使元斗杓馳報閏正月二十八日該靈光郡缺官代任咸平縣監盧后高牒呈本月二十七日有本郡九水浦居民等告稱二十四日後晌時西上船二隻本浦前洋覆沒等情得此著據右水營虞候辛嘯將長興府梢工占福蛇渡鎮梢工安德立等到官問責得本人等說稱本道左水營虞候邊以震率領本道諸船去二十三日於外島止泊二十四日早潮開洋猝遇狂風大作雲霧四塞長興府兵船一隻在道音所前洋斫折前檣仍爲覆沒俺等三名則本船覆沒之際當於巖石上攀緣得生蛇渡兵船一隻亦於一時敗壞在船人等雖不澆死俱各

病傷虞候坐船一隻及兵船一隻不知去向各船裝載軍糧兵器什物并皆澆失等情具呈劃著本官將澆死人等照名查得所有邊以震梯已伴當六名四隻船人梢水共六十五名盡爲澆死呂島糧船亦爲覆沒等因據此續據黃海道觀察使林潭馳報二月十八日備吾义浦萬戶金以朴牒報京畿忠清道等西上船二十八隻行到長山串前洋林川郡船一隻遭風覆沒澆死軍人八名等因據此本月二十七日據舟師副將李浣馳報卑職蒙差本月十九日到平安道永柔縣留待各道船隻去後二十三日該本縣望海監官崔詠鳳報稱二十二日午時分忠清道西上船二十二隻一時遭風敗散等情得此隨據敗船逃生出來人忠清道結城縣水軍金凡守泰安郡水軍崔承男等供稱根隨本

道水營虞候韓旺率領西上大船三隻糧船二隻本月十九日到黃海
長連縣海口灣泊二十一日早順風開洋本道船二十二隻京畿船五
隻一時隨踪行使猝遇風反當日亥時分風浪大作不見四向帆檣當
康等縫俱各斫折擺裂所載軍糧什物等項亦皆漂去無存本船爲風
濤打閣淺沙猛加踣顛虞候及根隨官吏梢水人等并爲澆死俺等二
人當得浮板傍岸救命本道水營第三第四船隻亦一時覆沒第一第
五船及各邑諸船昏夜飄散不知去向等情得此及責得本道水軍全
永男孫吉等供稱俺等乘駕水營第三船與金凡守等船一時敗沒所
載軍糧軍器等項并皆漂失澆死梢水十八名俺等二名當得浮板漂
泊得生等情得此本道稷山縣吏人金彥福梢工楊生等供稱俺等乘

駕水營第四船與金凡守等船一時敗沒所載軍糧軍器等項并爲漂失澆死梢水十四名俺等當得帆席隨波來泊等情得此本道泰安郡梢工安明信崔蘭守等供稱俺等根隨所斤浦節制使崔德仁充梢工行船到黃海道長連地與各船一時敗沒澆死節制使及根隨伴當梢工人等并十八名其餘事情與金凡守相同保寧縣梢工訥世鴻山縣吏人徐德梅等供稱俺等乘駕保寧大船二隻裝載鴻山縣軍糧軍器等物與金凡守等船一時敗沒澆死鴻山縣吏梢水人等一十名俺等或得浮板或得帆席隨波來泊等情得此瑞山郡監官崔厚悅吏人尙麟梢工末男等供稱俺等乘駕瑞山郡大船二隻各載本郡米糧軍器等項隨艚行使一隻到喬桐縣覆沒一隻與凡守船一時覆沒澆死梢

工五名俺等及梢水二十九名俱各搶捉浮板帆席等物近岸得生等情得此洪州梢工文世供稱俺等乘駕本州第三船金凡守等船覆沒時分本船所載軍糧軍器供具什物并皆卸棄洋中隨波來泊幸免死亡等情得此續據平安道觀察使閔聖徽馳報與李浣所報相同續據舟師副將李浣馳報所據船隻敗沒去處委遣軍官人等分投詳探去後回據各人等報稱忠清道水營第一船虞候韓旺坐駕全船敗沒第二船不知去向第三第四第五船全船敗沒泰安郡第一船所斤浦節制使崔德仁坐駕全船敗沒第二船潦死梢水人等漂泊于永柔縣通海里保寧縣第一船全船敗沒第二船漂泊于永柔縣里海通瑞山郡船一隻全船敗沒藍浦縣船一隻漂泊于永柔縣蓮下里林川郡船一

隻漂泊于永柔縣釜蓋韓山郡船一隻全船敗沒只有底板漂泊于永柔縣釜蓋里舒川郡第一船漂泊于永柔縣釜蓋里第二船澆死梢水人等漂泊于永柔縣通海里洪州府第一第二船漂泊于肅州唐子浦第三船澆死梢水人等漂泊于永柔縣釜蓋里沔川郡船一隻漂泊于永柔縣蓮下里結城縣船一隻全船敗沒海美縣船一隻全船敗沒而各船澆死屍首及漂失板料什物平壤順安永柔肅川沿海地面彌滿蔽下所見極爲慘酷各處漂到船隻亦皆損害只存板子所載米糧軍器腳船等物無一存留等情得此卽著各邑官吏人等打撈屍首隨得埋瘞板料什物亦令在處收拾等因據此續據忠清道觀察使李厚源馳報本月二十三日該泰安郡缺官代任瑞山郡守宋時吉牒報當日

日晡時本郡西上船護送將趙希奉告稱慶尙道西上船二十隻昨日沒時到安興鎮港口金海府船一隻爲風濤搖蕩兩棧當康等縫俱致擺拆泥水進倉蔚山府船一隻亦於一處淹沒等因具報據此臣等竊照所據西上舟船相繼覆沒除已經查驗閏正月以前敗失兵糧船并七隻將領梢水人等六十餘員數隨令各邑劃卽改造充備趕趁回泊外卽日黃海平安忠清道等地方去處各道兵糧船三十二隻并其所載器械什物及軍糧九千三百六十七石將領三人梢水二百五十九名全數漂沒其不知去向未經查驗船隻皆在洋中漂沒必至一樣覆敗無餘設或漂到他邦理難保全脫歸船數大縮決難充備勢事十分窘闕合無將此事情轉達大朝允爲便益等因具啟臣據此參詳臣

欽承皇命殫竭國力催督辦集期趁二月晦前依馬將所戒回泊安州海港計日待報不敢少忽而冬春之交風或不順若干船致敗勢所難免隨即充備尙可及期以此不敢瀆煩陳聞矣今此颶風之作前所未有內江漕船亦皆蕩覆甚是驚怪至於許多西上兵糧船隻一時敗沒出於意慮之所不到事勢窘迫罔知攸措臣不勝憂皇渴悶之至緣係西上舟船遭風敗沒事理爲此謹具奏聞五年三月初四日

十八日與朝鮮國王勅諭一道送至禮部交英俄兒代滿打喇漢傳來官張禮忠領去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倬知道朕閱來奏皆兵糧漂沒致朕之怒並無兵糧依期而至致朕可喜之言此必欲悞我兵糧故預爲巧飾耳從來

千百海運船中一二漂沒者蓋亦有之卽爾國向日行船豈無覆敗者爾於崇德三年曾悞師期爾已伏罪朕亦曲宥望爾自效於後日今復欲悞我兵糧有負恩如此者乎由此觀之南漢平壤之修繕萌有惡念信不虛矣人之報恩有累世不忘者爾何三歲閒而頓忘之耶朕閱遼金元三史朝鮮之爲國反覆無常不過貽禍其國何嘗有利益哉蓋爲善數世而不足爲惡一朝而有餘況三歲之中我何弱而爾何強乎爾興此念誠逆天而負朕也朕於是月二十日遣督發兵糧將官一員押船官二員前往安州的於四月初十起行兵糧之旨傳之已二年豈猶措辦未及也特諭

十九日戶部啓心郎蘇私租送進朝鮮國王來咨二角譯完次日交

承政及布代原咨及譯稿拏去

朝鮮國王爲追進歲獻未准黃金事當職爲照黃金元非土產買得亦未易故上年歲貢金元數百兩內僅得五十兩其餘五十兩則以白金一千兩替備封進去後該部不許代捧仍以所有白金還付于進貢使臣之回當職無任竦慄卽令該司更加竭力務卽措置而喪亂之餘市廛蕩然遍搜閭家絕無所畜積銖累分始克備數除將黃金五十兩另差司譯院僉正趙孝信賚呈進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右咨戶部

同日

朝鮮國王爲科斷罪犯事本年二月十九日據宰臣申得淵狀啓本月

十三日衙門著鄭譯傳言以義州府尹黃一皓所犯事奏奉皇旨節該令本國定罪咨稟以憑區處等因據此爲照上項黃一皓以本府長官上國使臣留養騎馬見有倒損則所當謹守待檢而察任不謹致令監守下人私自割肉當職殊極驚駭已於今年正月分卽令拏推究問議擬革職發配遠道去後茲承分付當有咨稟除將黃一皓科斷罪名從實具咨順差知中樞府事張禮忠賚去恭竢大朝處置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右咨戶部五年三月初四日

四月初四日戶部啓心郎布代偏俄送進來譯原呈初十日布代取去朝鮮國舟師上將林慶業謹呈爲發船定日事監軍出來以四月初十日行師發船其所傳令急于星火此係莫重軍律出自帝命則其在小

將何敢違犯而凡行師卜吉乃兵家之第一急務古今之通行軍法小將雖名微才劣不合將領而乃所任則一軍司命所關重大又此海路尤非陸地行師便宜行止之比所關尤爲重大必須將小將所生年月日時卜筮協從然後一行大小人衆皆有利涉之吉而其福利終歸于大國則小將一行之吉凶亦係于大國之利害所關尤重且大尤不可等閑又況初十日潮水淺短舟師運用實所不便設使同日果是吉日許多體大之舡流下尤難以此以彼所定初十日決不可用之故詳審推涓選得四月十七日當于穀旦發舡而行爲此合行具呈伏請照詳施行須至呈者右呈監軍臺下五年三月三十日

十九日羅書自戶部王府拏來俄莫兔譯次日原咨并譯稿交與哈

凱拏去

朝鮮國王爲解送向化事議政府狀啓本年三月十八日據忠清道觀察使李厚源申稱陰城向化今奉並其母妻捉獲監候押送等情得此臣等竊詳係是該部前日來咨所錄中人名而今得現捕所據今奉年二十三歲伊母莫介年四十五歲伊妻今合年十八歲果是忠清道陰城附居向化也合無割卽解送便益等因具啓據此除將今奉並母妻三名順差謝恩陪臣領中樞府事李聖永押送京師外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右咨戶部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五月初五日布代偏俄少章將朝鮮國王奏本一封因聖駕在開城送來次日附布代回送赴本院

朝鮮國王臣李侗謹奏爲欽誦訓誨備陳情愴事本年三月初七日欽奉密諭聖旨節該王之臣僚以巧詐讒言從中離間王或信之又聞諸臣質子多有庶出螟蛉及族中遠房之子姪王其詳勘而細察焉至於使臣馬付達通事刀里同病而死京中諸醫言受慢毒欽此臣竊照小邦君臣父子蒙恩再活圖報不暇此固皇鑑之所燭也至于在廷臣僚莫不畏威懷德改舊從新旣絕橫議之端自無傾信之理茲承警勉丁寧但思終始惕念更無所達矣諸臣質子當初非不整飭以送第於其中有雖有嫡子而適緣廢疾代以庶出者或有初送嫡子而稱諉他故代以螟蛉者此則臣亦知之而未及查正矣今奉聖諭另加詳覈則果有疎遠混冒之類臣之不察甚矣卽將諸臣下獄究治次第定罪盡行

黜配其已往質子等當待新除官等質子入往交替之後便卽拏還自今更加審察庶無罪悔矣惟是使臣及譯人等不幸相繼病故臣亦駭怛而至于慢毒之疑則非但古今未聞此說該國之內亦未聞用此術害人者諸醫所云大不近似況馬將金譯自初主管和事有大造於小邦交際之間情義最親雖有惡念小人孰敢偏逞仇怨乎天日在上必無此理矣大概此等情節虛實疑信之間若非皇上推仁行恕密加訓誨使之自勉自察則臣之區區中誠將無以暴白雖至誅責安所逃避今奉勅旨仰惟聖度包荒委曲保全以至此極不勝惶恐感激殞結爲期除欽遵銘佩奉行外緣係欽誦訓誨備陳情悃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崇德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朝鮮國王臣李倧

六月十四日朝鮮國王與戶部咨文二角布代偏俄送進

朝鮮國王爲查報也春屯穀搬運石數事議政府狀啓本年四月二十
二日據咸鏡道觀察使睦長欽馳啓備慶興府使申應材牒呈節該也
春屯所各種米穀三千一百七十八石及犁口一百口錄子三十九箇
除令監官鄭山河運到大朝差官沙將處照數交割外受票文繳報等
情得此查照先准戶部咨本年閏正月初一日奉聖旨節該慶河昌等
餘黨已經遣兵收捕但此屬及我兵與前所獲慶河昌等俱絕糧在彼
可咨國王速令所在官員計口發糧付我差官俟差官回日報糧若干
他年照數減送進鳳凰城之米欽此欽遵所據米穀旣已畢運合將右
等情節移咨該部爲便等因具啓據此理宜咨報今將各穀石數開錄

於後差官領納票文一張並爲遞送煩乞貴部查照移咨內事意以憑
轉奏幸甚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計開 田米六百九十石零
粟一千二百二十六石零 麩八百九十石 稷七十六石 黃豆
二百四十三石零 蕎麥十五石 黍十三石 水荏子三石零 麻
子七石 小豆十二石 犁口一百口 錄子三十九箇 右咨戶部
崇德五年五月十二日

同日

朝鮮國王爲復業人口事議政府狀啓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據咸鏡道
觀察使睦長欽馳啓備慶興府使申應材牒呈節該本府也春運穀監
官鄭山河告稱本役搬運各樣米穀三千餘石交割大朝差官沙將根

前去後遇有我國人民防垣鎮士兵朴介孫等男女并二十名口見在也春部落本役就盤問得本人等說稱去戊寅年分越投羅汗部落仍爲移住此地作業等情說罷本役告蒙差官分付朴介孫等理宜刷給而非本職所敢擅便你可報知地方官司轉達國王移咨該部等情得此臣等竊照所據朴介孫等擅自越境投入也春原其罪犯委屬可惡合無備將前因移咨該部刷回原籍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爲照小邦旣已效順大朝卽係屬藩其人民口產比同一家任其移住固無所妨第念境界有限不可相攙而此人等移住也春在于小邦款付之後刷還之舉誠不可已煩乞貴部查照移咨內事意卽將朴介孫等刷回原籍以便復業不勝幸甚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右咨戶部 五年

五月十二日

同日代戶部寫與朝鮮國王咨稿一張布代偏俄拏去

戶部爲復業人口事准王咨內云有朝鮮國人民二十口逃往也春屯欲本部刷回原籍尤爲便益等因已經詳問其人來歷內六口果係朝鮮民戶其十四名口原係本兀良哈逃入朝鮮而後復歸本處者旋已奏聞奉聖旨將朝鮮人民六口刷回原籍欽此欽遵合無移咨貴國照驗咨內刷回人數領受須至咨者

二十七日與朝鮮國兵使林慶業等勅諭一道差胡球額色黑一賚去

皇帝勅諭朝鮮國兵使林慶業等知道爾主李倮南漢面服時曾奏云

本國船隻堅固利於對敵明朝船隻甚脆不能當也今在道遷延日月將三船託言飄去暗通消息及見明船不卽迎敵乃云船隻不利故不敢進此豈非與明朝合謀耶朕以旣爲一家欲同心協力以征明朝故調爾兵船爾朝鮮素善烏鎗若肯用心施放明人柰之何哉爾等許多舟師止遇三十八船遂不迎敵前途其又迎敵耶雖數人被傷而死乃爾等欲掩人耳目寧惜此數小卒耶且朕原令爾等遇敵則戰指爾等以納米之處曾有半路輒回之諭乎爾等之來亦期遇敵則戰納米於所指之處曾謂絕無兵船阻隔乎今爾等淹留水上旣不前進又不後退者皆爾主與明朝通謀故爲巧飾耳且朕原不因此處乏米故令送納也因兵船之便故順帶耳旣不遵納於需用之處此米朕亦不收爾

等或棄之或帶回或從水或從陸聽爾自便朕不與也特諭

七月二十六日朝鮮國王李倧差敦寧府簽正李侁賚到奏本一封朝鮮國王臣李倧謹奏爲軍務事議政府狀啓本年七月十一日據世子從行陪臣金蠶國等馳報節該六月二十七日欽奉范文程等宣諭聖旨林慶業等舟師不肯前進所載米包亦不卸下此何意耶欽此合行具呈等因據此本月十四日續據本官等馳報節該本月初五日欽奉本官等宣諭聖旨節該錦州衛分今方圍駐舟師中一千五百名將欲抄出以爲調用之地其餘軍兵許旱路放還留此一千五百名衣糧馬匹不可不趁時入送且此正軍一千名外卜直軍五百名并一千五百名所食之糧使放還軍輸納載船餘米於海州衛此後軍兵替代運

糧等事唯在本國處置礮手雖不騎馬至於衣資及糧不可無馬運轉
欽此合行具呈等因據此臣等竊詳林慶業等既蒙差委不即前進稽
延時月致勤聖諭殊極可駭至於留軍一千五百名衣糧馬匹本國理
宜一遵皇命趁即輸送軍前而仍念自此到彼道理絕遠以本國蕩涸
之餘米馱陸運萬分難堪委切悶慮初船上所載應納歲米一萬包外
軍糧一萬七千石雖有一行支放風濤損傷之數數必不多以此推移
輸致果爲便益所據軍兵衣資及將官等所騎馬匹則自此殫竭措備
寒凍之前庶可入送宜令該曹作速舉行宜當合無備將此等情節轉
達朝廷明降相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臣欽承皇命罄竭國力營辦
舟師一依使指名分付定將入送本欲其前赴信地以效誠力於萬一

而不期林慶業等梗於海路不能前進其間事勢之難易雖不可遙度中路延滯之狀委屬驚愕幸賴聖度包容特賜寬假既許放還無用之軍又抄一千精礮以備陸戰之用則小邦區區報效之地唯在於此其留住軍卒衣糧馬匹等物所當盡誠劬奉行之不暇而第惟一千餘名糧資用馬輸運於數千里地決非本國事力所堪支辦依此狀議將船所所在之米推移取用便近輸致允合事宜軍兵衣資及將官等所騎馬匹卽著該曹盡力措辦及期輸送軍前庶不至重煩皇上之軫念而曲盡小邦恪勤之誠伏乞皇上特諒右等情節亟賜明降允爲便益臣不勝祈懇之至緣係軍務事理爲此謹具奏聞伏候聖旨 五年七月十

八日

八月二十八日

朝鮮國王爲軍務事議政府狀啓本年七月十八日將留駐軍兵一千五百名禦冬衣資及將官騎坐馬匹趁期措辦輸送事意差敦寧府僉正李侗齎奏本前赴京師去後本月三十日據舟師上將林慶業馳報節該卑職欽奉聖旨擇抄礮手一千名火兵四百二十八名各該將領通共一千五百十二員領向海州衛分其餘軍兵令副將李侗率領出送等因據此當日續據舟師副將李侗馳報節該卑職率領出來各該將領軍兵及梢水人等合四千六百五十一員名本月十六日與上將林慶業行到蓋州衛分將出來軍兵所資襦衣襦袴披肩兀刺靴等物件移給留駐軍兵以爲禦寒之資二十四日行到湯站等因據此臣

等竊照所據留駐軍兵禦寒等具林慶業等已將出來軍兵所賚衣袴鞋腳等件倍數分給則已辦衣資不必疊送軍前重貽輸運之弊而留將官騎坐馬匹亦著該司順差入送尤爲便益合無備將前因移咨該部施行等因具啓據此爲照當職將留駐禦寒衣資措辦輸送等情雖已具奏天聰而禦冬衣資已將出來軍兵所賚等件倍數移給今不輸送只將將官坐馬十五匹順差入送煩乞貴部查照咨內辭意轉奏明降施行

九月二十五日朝鮮國王差都總府經歷魏山寶賚到奏本一封朝鮮國王臣李侗謹奏爲軍務事議政府狀啓本年八月十五日據世子陪從臣李行遠馳報節該訓練院判官宋士豪自林慶業處回來說

稱八九月軍餉支放之後其餘三千八百餘石以車輛載運則一車容載不過三石當用一千二百七十五輛以馬匹載運則一馬容載亦不過二十斗當用二千八百六十八匹運糧一事委屬悶慮等因據此九月初四日續據義州府節制使沈之溟馳報節該八月二十八日備林慶業標下將官騎坐馬領將崔喜男口稱卑職領將官騎馬十五匹行到鳳凰城柵門外有守堡將說稱軍糧載運之馬當用一千五百匹而如何只送將官騎馬十五匹不許進入卑職再三告訴終不聽從不得已回還來了等因據此本月十二日續據世子陪從臣李行遠馳報節該八月二十八日皮牌博氏等持本國李擘所齎咨文來見世子說稱本國運糧馬匹緣何至見不見送到咨文中亦無皂白是何誠信等因

本月初六日欽奉范文程等宣諭聖旨運糧夫馬尙無形影是何道理
欽此欽遵合行具報等因據此臣等竊照本國之去海州衛數千餘里
海州衛之去錦州衛又不下十餘日程則其閒道里之寫遠輸運之艱
難有非本國物力所可支靠今欲調發腳力運致軍前則民力已竭責
出無所又欲備送價物雇車貫馬則國用板蕩需辦沒策百爾動勦罔
知攸措第惟林慶業率領一千五百之軍亦有齎去軍需意謂本官可
以周旋搬運而尙慮本官所齎不敷姑令戶曹辦得若干輕貨等候本
官馳報隨即入送以爲添補之資去後卽接李行遠等馳報內事意誠
極惶悶著落該曹將已備雇價又買馬匹上緊入送或爲將官所騎或
爲運餉所用允爲便益合無備將前因轉達朝廷明降相應等因具啓

據此臣竊詳小邦之於大朝惟大小唯命盡力所及不敢稍有緩忽則況此運糧一事至重且急尤宜日夜區畫竭盡心力冀使負戈之士得免飢餓之患而仍念小邦創殘之餘公私赤立加以獲戾於天今歲旱災振古所無七月霜降八路失稔子遺之民救死不贍雖欲勒調夫馬載運糧餉而勢已至此計莫柰何惟是林慶業庶有搬運之勢故姑辦若干輕貨以待其報而不期卸岸之迄未轉輸今以小邦之軍餉重煩上國之軫念致勤大官傳諭皇命臣誠隕越無地措躬益見皇上恤民之恩字小之仁出於尋常萬萬則環東土百萬生民孰不感戴皇靈而陣前軍兵亦孰不飽德啣恩鼓舞於皇上如傷之澤哉竊想林慶業所齎不敷必不能准辦腳力之價以至如此臣之罪戾至此尤大茲將銀

子六千兩及將官所騎運餉所把馬并一百匹送到軍前以補其不敷之數而敢陳鄙悃恭候嚴譴伏乞皇上特諒奏內情節亟賜寬恕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屏營之至緣係軍務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聞
伏候聖旨

十月十四日與朝鮮國勅諭一道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倬知道王在南漢時曾云若蒙聖恩生養保全其國家不絕其宗祀則自臣之身以至舉國臣民莫不頂戴皇上之功德同天地矣凡有明旨毫不敢悞子子孫孫惟是敬守而已朕亦以王念生全之德必能不忘信義終踐斯言者也故沛我德意全爾國家使得世守其宗社焉然自茲以來朕觀王之背旨悞事暨悞我師期者亦

多矣且於未事之先預爲巧飾之地圖後來說謊以應前言所行若此竟非初念亦非昔日之言也故特大臣英俄兒代等至義州其一應事體悉令向王口宣結局回奏特諭

二十一日戶部參政李國翰送進朝鮮國王與戶部咨文一角原咨未受錄咨稿一張

朝鮮國王爲平定價值以贖俘口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漢城府狀啓據京城五部及各道列邑大小人民等呈稱節該俺等各有父母兄弟妻子爲大朝軍兵擄去今已五年之久其中雖有若干贖還之人亦不能百分之一而他餘貧乏之輩盡賣田宅借貸族鄰僅辦價值經涉險艱徒步入往而本主論價頓高定數無節雖老疾孱弱不中役使之人

苟其至親願贖則什倍其值不爲許贖往返之際虛費已多故其復往則所資之物又下於前數雖知其無益徒勞而其所以至再至三猶不知止者只欲一見面目以盡其骨肉之至情而冀本主之矜憫也況本國本不以銀爲貨市上交易只以綿布行使一自贖還之後銀價騰踊倍蓰于前今以經亂赤立之民辦得十兩之銀已盡其骨髓脂膏則何況其少不下四五十兩而多則數百兩者乎百金爲中人十家之產則哀我無告窮殘之民將何以措辦許多銀兩贖還其父母兄弟妻子乎人之于父母兄弟妻子隨力所及何所不至而各天之痛與歲俱深捶胸泣血計沒柰何念我東方百萬生靈咸囿于大朝字育之中而特蒙皇上許贖之命全活之恩至矣盡矣則何獨於論價之日不分男女弱

高低唱價只從本主所欲使不得贖還乎如此恐非皇上特典許贖之至意也如蒙轉達朝廷許令分等減價而平交易使未贖之人俱被生成之澤不勝幸甚等因據此臣等竊照所據贖還之節果如呈內辭意合無備將前因移咨該部量宜定奪明降相應等因具據此爲照先于崇德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宣諭聖旨節該若欲贖還聽從本主之便欽此卽著國內人民各自備價入往節次贖還去後今者兵燹之餘加以連歲荒歉公私板蕩民不聊生飢殍填壑者往往有之而猶且以減價贖還之說在處號訴願達朝廷者蓋其至情所在不能已也然也原其情理委屬矜惻煩乞貴部曲諒咨內事意轉奏天聰自今以後自衙門略爲限節使之平定價值以便贖還尤爲便益爲此合行移咨請

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戶部崇德五年九月十六日

二十五日朝鮮國王臣李倬陪臣懷恩君李德仁漢城府判尹安應

亨等賚到稚孫還國謝皇上恩的表

朝鮮國王臣李倬言崇德五年八月初四日臣欽蒙聖慈命臣稚孫還
臣膝下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表稱謝者臣倬誠惶誠恐稽首
稽首伏以骨肉離居方深思想之念孩提返國遽紆渙汗之恩非所敢
望何以爲謝伏念臣僅延墜緒叨守敝藩歸命聖朝幸際乘龍之運沉
痾積歲徒懷舐犢之心那知日邊之洪私特還乳下之微命手摩膝置
疑夢寐之相看春去秋歸喜驅馳之無蹉團圓有日報答何階茲蓋伏
遇寬溫仁聖皇帝陛下更化爲治及人之幼許弱息之省疾榮極寧親

念偏荒之阡危仁洽字下遂推併幪之不覆亦及襁褓之稚孫臣敢不永戴天休益勤侯度雲仍傳業訓縱昧於貽謀斗極懸誠忠不諂於事大臣無任望仰天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崇德五年九月十六日朝鮮國王臣李倬謹上表

崇德六年正月初一日申景禎等賚到赦罪減歲貢米謝恩表

朝鮮國王臣李倬言崇德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賀節陪臣懷恩君李德仁等賚捧到勅諭十月二十五日乃朕生辰實中外希恩之日也因仿舊典除十惡外凡國中一切罪犯盡行赦之朕思中外俱屬我國國內既赦亦宜思及外藩想爾國歲貢米萬包皆取於民者今減去九千止貢千包使爾臣民同此歡戴特諭臣欽此欽遵外與一國臣民不勝

感激謹奉表稱謝者臣侗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伏以壽節載臨方申衍祉之祝綸音誕降特荷減米之榮祇積兢惶何階報達伏念臣偏荷洪造得保餘民力綿才微恒抱罪戾之懼時艱歲歉重貽飢饉之憂爰當震夙之回期遽蒙雷雨之施澤開殷網三面之德細大咸懷減漢庾萬包之輸九千其數斯實曠世之寵渥豈非振古之仁聲茲蓋伏遇寬溫仁聖皇帝陛下光裕鴻基丕恢駿業損上益下惠已洽於多方厚往博來恩罔閒於四裔遂推大賚普施殊藩臣敢不銘鏤圖酬砥礪思效恒持一節遙拱北辰之尊長與萬生共祈南山之壽臣無任望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崇德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朝鮮國王李侗謹上表

同日申景禎等賚到陳情奏本一封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奏爲恭奉嚴旨略陳情曲冀蒙恕察事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博氏車破回等官齎捧到勅諭節該王在南漢時曾云若蒙聖恩保全其國家不絕其宗祀則自臣之身以至舉國臣民莫不頂戴皇上之功德凡有明旨毫不敢悞朕以亦王念生全之德必能不忘信義終踐斯言也故沛我德意全爾國家使得世守其宗社焉自茲以來朕觀王之背旨悞事暨悞我師期者亦多矣且於未事之先預爲巧飾之地圖後來說謊以應前言所行若此竟非初念亦非昔日之言也臣欽此除欽遵外竊照人之常情莫不好生惡死懷德畏威臣雖瞽暗豈無此心旣蒙皇上恩造獲保垂絕之命委質爲外藩之臣其欲益效誠

款厚答鴻私庶幾憑藉威靈鎮我疆土以報我皇上存念之意者此實小邦君臣日夜耿耿於中者豈有違犯約條自速罪戾之理哉往者陸軍之徵屬當大兵之餘重遭災旱難於徵發資送敢煩祈請致稽師期幸蒙恩宥俾圖後效舉國惶感如得再生矣今歲舟師之役罄竭國力僅能辦集而不料盲風梗海連月未已領將畏法趁期催進多致敗溺臣誠憂駭惟再悞師期是懼一面據實陳聞一面嚴督邊臣星火完輯幸免違悞雖將不習軍兵未效績臣之心誠天日是監耳目森列事迹難掩雖欲謊說何可得也君臣之際情義無間仰恃皇上字小之至意事有所難或煩呼訴前後情形本非二致先期陳奏所以欲免後咎何敢巧飾相應之說預爲掩蔽之地哉臣之妄意如此等事非係違越約

條乃是別祈恩典以便國家煩瀆之罪誠有之矣第惟臣智識淺短治理蔑裂託命奉藩四年於茲尙不能修舉國政安集民生以供大朝之役而兵殘財竭四境蕭條常有渙散崩潰之憂雖竭蹶焦煎以承明旨而力不從願勢未如意此固臣之大罪也每念藩服荒遠事情多阻流言易行赤心未暴尋常憂慄如在覆盆之底幸聖度天廣恒加憐恕今又特降恩勅俾得自理區區所懷庶可少伸惶恐感激不知所裁緣係恭奉嚴旨略陳情曲冀蒙恕察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聞崇德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同日禮部啓心郎齊周送進朝鮮國王與戶部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乞禁過江兵民以紓弊端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據咸鏡

道觀察使呂爾徵狀啓節該近來越邊屯住兵民擅自越境需索米糧等物稍不如意輒加嗔責所在官司莫敢辯詰隨覓應副日不暇給既難以力止之又難以口舌開諭邊儲罄竭勢難支吾委屬悶慮等因具啓前來據此行據議政府狀啓臣等竊照越邊居人雖是大朝軍民委無所幹而任意撓越疆界往來相續需索糧用沿邊列鎮在處騷屑方此公私板蕩之時辦應沒策將來之弊有不可言合無備將前因移咨該部申加禁約不許擅自過江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爲照小邦之於大朝雖義同一家而彼此疆場自有防截凡有大小通問之事或齎該部文憑或奉該部口稱然後照驗酬應已爲常行之例而不擬有等之輩卻行擅越討索之患有不可堪今若任其所爲不爲禁約則恐疆

域無別邊鎮不安煩乞貴部曲察咨內事意自今以後除有大段公幹齎持文憑者外另行禁約不許越境攙行以安邊民以祛後弊不勝幸甚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崇德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二十一日禮部張良弼送進朝鮮國王差陪臣懷恩君李德仁賚到

陳情本一封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奏爲仰陳切迫事情冀蒙聖明矜恕事臣欽蒙皇上大恩再全宗社舉國臣民各保身家其爲感戴之誠與天無極一自歸命之後皇上念此外藩民生如保一家之幼稚初年退歲貢之限次年弛陸軍之徵今又特減九千包之貢米大朝覆育之恩至矣盡矣惟是小邦人情習俗政事法令與大朝不同在小邦雖盡心竭力專意承

奉而自大朝視之則有若違悞干犯者然致有今日查究刷出之舉此皆臣不敏之罪也臣誠惶悶踣蹶無容第此三色人刷出之難前已屢煩咨奏元非臣占惜容匿而敢違皇旨也今被大臣委臨境上剋期催刷諸道承風畏怯一齊搜括不暇區別其係應刷之類曾已潛匿委難訪得不應刷者自在奠居反不免橫罹之患未渡江走回者原係勅條免刷之類而渡江前後造次之間有難詳察或有逃散軍兵詭稱被擄要免一時徵役復業之後因以被擄爲名者或有在我地贖放而未有文券者或有渡江後贖還而失其文券者皆不免混被究刷該司急於期會督迫入送冤號徹天至於追捕拘囚及於族鄰以一連十以十連百惶駭離散有鄉里盡空之處而亦不遑恤逃漢人亦有征倭時落留

娶我民爲妻生子者向化人等來投已久遠在百年之前其後孫已爲我民或有避役愚民曾前冒充稱向化者或有接居於逃故向化舊里者皆枉被抑勒拘送惟彼詭詐冒託之類罪則有之而法不應刷故發送之際怨咎盈路言多不測此輩入往之後歸怨本國或有構誣之端未可知也國人以此益懼如此等事情臣亦今始察覺不及報知於大臣前而先送刷人已聞渡江自此以後當係於皇上處分臣若不自陳達則皇上何從而察之乎上國籍法明整無所容匿此逃來人等必有主戶渡江前後被擄眞僞可以識別如蒙皇上仁恤特許查正庶幾冤枉者獲免而國人亦有奠居之望咸囿於覆燾之內其感祝欣戴當何如哉且小邦人心浮薄好傳訛言又有得罪矢志之奸人謀欲交構巧

做讒說流聞上國大非其實苟非上國寬假之恩則小邦得罪已久矣
今茲拏究陪臣之舉實國人之所創見大小惴惴如不自保臣固不敢
辯釋於嚴威之下矣第臣忝守藩服所有臣民皆是皇上之臣民宣上
德而達下情乃臣之職也今見民生騷動之患國人洵懼之情而不自
吐露上聞則臣亦罪焉心之悃愾事之曲折有難以文字盡達茲敢委
差親近重臣前赴京師口陳於天陛之下庶幾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有所採納而憐恕焉臣不勝惶悶切迫之至緣係仰陳切迫事情冀
蒙聖明矜恕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崇德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五月三十日禮部兀黑送進朝鮮國王差司宰監僉正李佺賚到與

禮部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進獻事議政府狀啓本年四月十七日據慶尙道觀察使具鳳瑞馳報備咸陽郡守李仁後牒呈節該上年十月分本郡新溪書院下住民元年掘土作屋得古人所埋置純金出身金論漢見之瞞稱黃錫略給價值沒數取去事項傳播等因得此卑職思忖得黃金非國土所產古人所藏一朝見發於愚氓之手大是異事渠當呈告於官家不可私自買賣所有金論漢瞞稱黃錫勒買取去尤極可惡卽著本郡務要緝捕元年金論漢等探得原金去後回據本郡呈就拏元年金論漢等監囚拘問元年供稱本以流民本郡新溪院下初來寓接上年十月分掘土入室入處過冬每於夜閒見有光暈騰上照灼室中又於夢寐有老人若有告語吉兆者然心甚怪訝就掘光暈所著地面深入尺

許若然有聲因得一瓦罈發而視之果有所不識黃赤色樣之物大小二十四片內一片有深刻字樣遇著鄰人金論漢示之論漢稱以黃錫和買取去除外別無他情所供是實及責得金論漢供稱係是本郡住接出身去正月分聞鄰人元年掘得埋金卻不合瞞稱黃錫買取原金一百二十兩一半埋置其族人家一半賣與富商等處所供是實所據金論漢等鞫管聽候等因得此行據戶曹牒呈卽著本道觀察使等官查問原金去處取回去後回據本官馳報卽將金論漢與公差人一同前往原金去處一一查取得前後通共一百二十兩專差上送等因得此臣等取而閱視金片上所刻乃宜春大吉四字也瓦罈蓋上又刻一千年三字甚是奇異又使工人相視乃是上品赤金云啓奉明旨元

年所發黃金不惟物品珍貴所刻吉語合屬瑞符不宜國內私藏合著該曹將得金人元年優給米布以准其值仍將原金沒數進獻以表予事大至誠敬此合無備將前因移咨該部專差公幹人員齎進京師轉奏皇上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爲照黃金原非本土物產又非市上行貨乃國中絕希之珍也咸陽郡新溪書院原係新羅古寺遺基想必千載之前有一種神智之人得此希代之寶不爲已有刻留大吉兆讖以爲異代瑞物而其地旣爲丘墟則其閒築室耕田者又不知其幾百遍變動也苟非天地所祕鬼神所護則豈有到於今始發見之理乎當職竊稽前史玉杯銀瓮之瑞必出於休明之世以表天人之慶伏維大朝光膺天命肇創大業威烈震於寰宇仁恩洽於遐壤神祇幽贊福祥

方集今此千年所藏上品兼金大吉刻文忽發於大朝所庇覆之藩國
地方其爲聖世之嘉瑞泰平之立符昭昭無疑矣小邦寡德薄祚不當
私祕而自寶宜歸之上國表著休徵允協事理除將原金二十四片并
其碎屑合一百二十兩專差司宰監僉正李佺齋捧呈進外合行移咨
煩乞貴部轉奏進獻施行須至咨者崇德六年五月十三日

至二十九日到部本院大學士范·習·噶·奏過奉旨分付禮部將
原金一一查赴原差來李佺齋回去訖

六月二十五日戶部承政陳英送進朝鮮國王咨文一角

朝鮮國王爲也春饑民賑給事議政府狀啓本年四月二十日據咸鏡
道觀察使呂爾徵馳啓備慶興府金汝水牒呈節該也春住居億送阿

長道等騎坐馬匹八名步行十四名到來說稱也春居民男婦老弱通共四五百名口前秋失稔歲飢之後飢死者十餘人上年春貴國救給穀物有未盡輸者今請特爲給發以濟許多將死之命則義甚厚矣府使答說上年輸給穀物之時沙乙糾已將本穀名數詳細開錄以去本國亦將各穀名數奏知皇上豈有未畢輸者乎本人仍說曾欲差人請於大朝而非但人飢馬瘦月餘日之程勢難得達往返文移之際動經時月一屯人名殆死無餘聞得貴國撥路傳致文書一朔之內猶可往返節制使先發數百穀物以救朝夕之急仍啓知貴國朝廷備將也春失稔人民飢死實狀及貴國經先發穀賑救事情奏達皇上則俺等亦當自此從後差人告於皇帝前矣府使答稱本國數年以來連年失稔

上年尤甚官儲已竭我民賑救尙且不贍更無餘力可以相救然你每所訴切迫當卽啓知朝廷處置矣仍將口糧米鹽給與開諭回送等因得此臣等竊照也春地方與我國接近飢饉切迫不可翫視本道邊儲垂竭縱未能優數充給合無特發若干穀物以副其請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爲照也春飢餓者係是上國人民不可不急時救接卽飭該曹十分料理行會本道觀察使除將一百包穀物另加賑給外合行移咨煩乞貴部查照咨內事意以憑轉奏施行須至咨者崇德六年六月初五日

八月十一日戶部車兒格布當孤兒馬洪等送進朝鮮國王奏本一封專差陪臣禮曹佐郎盧尙賢齎到

朝鮮國王臣李倬謹奏爲懇乞聖明俯察小邦情勢勿令數替軍兵以紓民力毋悞師期事議政府狀啓本年五月十五日據世子陪從宰臣金蓋國等馳報節該本月初七日欽奉聖旨柳琳軍兵不可過冬後起軍馬一依前數赴錦州軍前交替等因據此已著抄選知會給資治裝上緊前赴去後續據全慶等道觀察使等官馳報交替軍兵依奉分付雖已抄選調送而徵發之役再出於半年之內前起纔往後起卽繼資裝之費萬分難支委屬悶慮等因據此臣等竊照今此大國徵師遠赴錦州地方則自我國外方至王京自王京至大國軍前其閒道程三千里在行日子動經數月軍前交替雖在於半年之後而徵發之令必須預爲知會然後聚集王京犒給以送則徵赴之頻數民力之凋敝理所

然也資送之物夫馬之役前後相續殆無休息遑遑汲汲常恐不及百爾拮据罔知攸措合無備將此等情因轉奏皇上自今以後勿爲數替使已赴之軍仍爲留戍一如古時及瓜之代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臣竊詳小邦兵制與大國規模不同遼左遠役又與近地調用有異抄選徵集之難資裝腳力之費誠如議臣所言者皇上軫念戍卒之苦有此替代之命其在小邦惟當感悅承奉之不暇而第念前起之赴未久後起之軍繼發大小資裝皆責於子遺之民而連年凶歉之餘內外赤立竭力奔遑無以措辦物力旣殫於齎送夫馬又疲於轉輸此則小邦悶迫之私而尤恐遠路行師或未及期有犯軍令則上未報皇上軫恤之仁下未暴小邦奔命之義此實小邦君臣上下夙夜憂惶者也伏乞

皇上曲垂憐察特軫小邦難支之情勢久其期限勿令數替使小邦少紓餘力庶伸區區事大之誠不勝幸甚緣係懇乞聖明俯察小邦情勢勿令數替軍兵以紓民力毋悞師期事理爲此謹具奏聞右謹奏聞伏候聖旨崇德六年七月十三日

本日大學士

剛范習

口奏過另寫勅諭與賚去

本日與兵部咨文一角亦言前事云云另寫回咨與他

十二日代兵部寫與朝鮮國王回咨一道交與丁文盛擊去

兵部爲懇乞聖明俯察小邦情勢勿令數替軍兵以紓民力毋悞師期事本月十一日據來咨所言數替軍兵事理已經奏聞隨奉聖旨留戍之期當如其所言但戍兵應用衣糧務要接續送到軍前不得有悞欽

此欽遵合行回咨貴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同日寫與朝鮮國王勅諭一道著彼國原差官禮曹佐郎盧尙賢賚

回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侗知道朕閱來奏云數替軍兵路遠難辛民力凋敝欲留戍爲及瓜之代此亦有理當如王所請但戍兵應用衣糧務要接續送到軍前不得有悞欽哉特諭

滿清入關前與高麗交涉史料終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八 九 迴 迴

一八 八 今城中之人 今此城中之人

二八 六 羸 羸

6

341238

641.31

22

11

